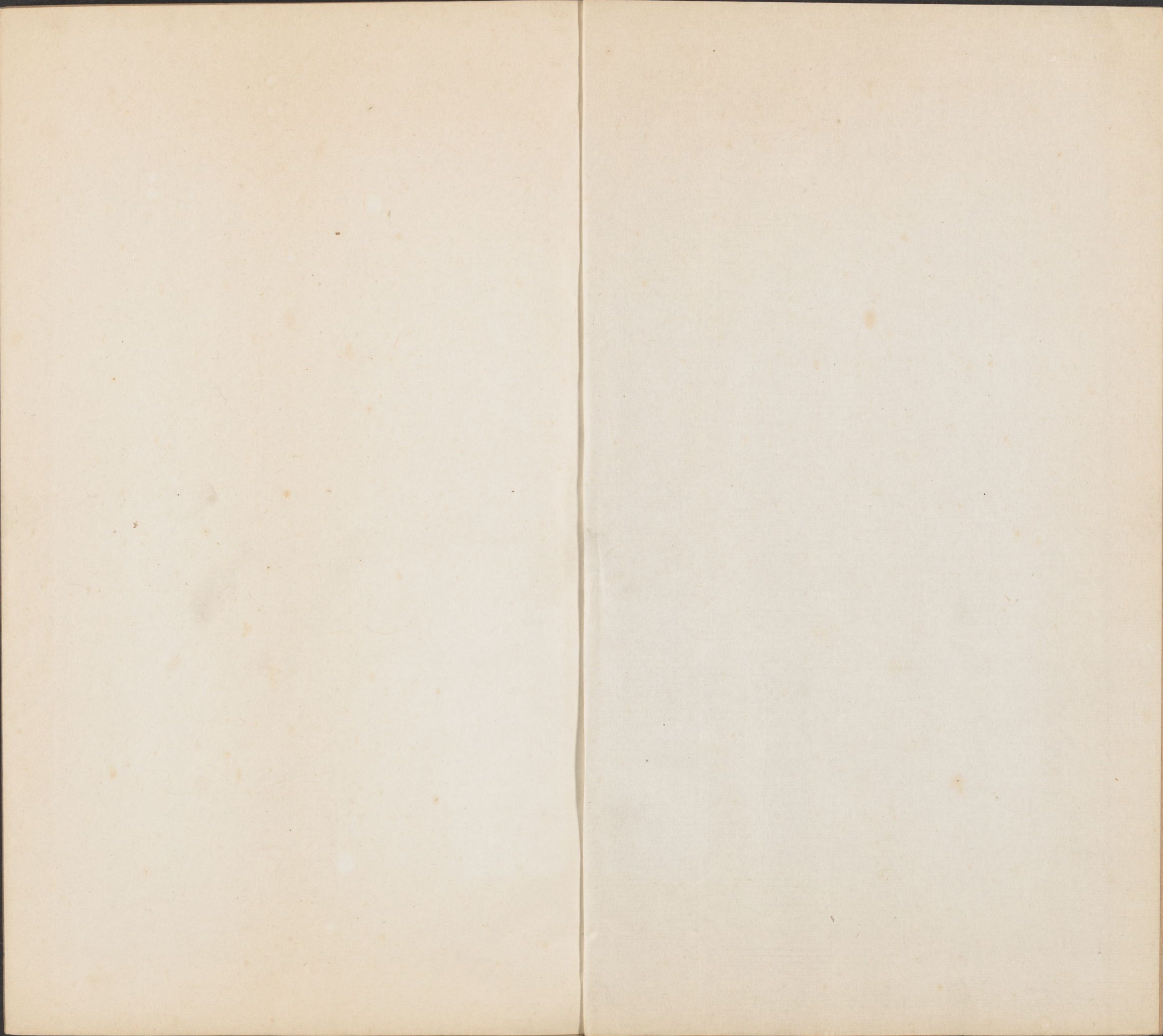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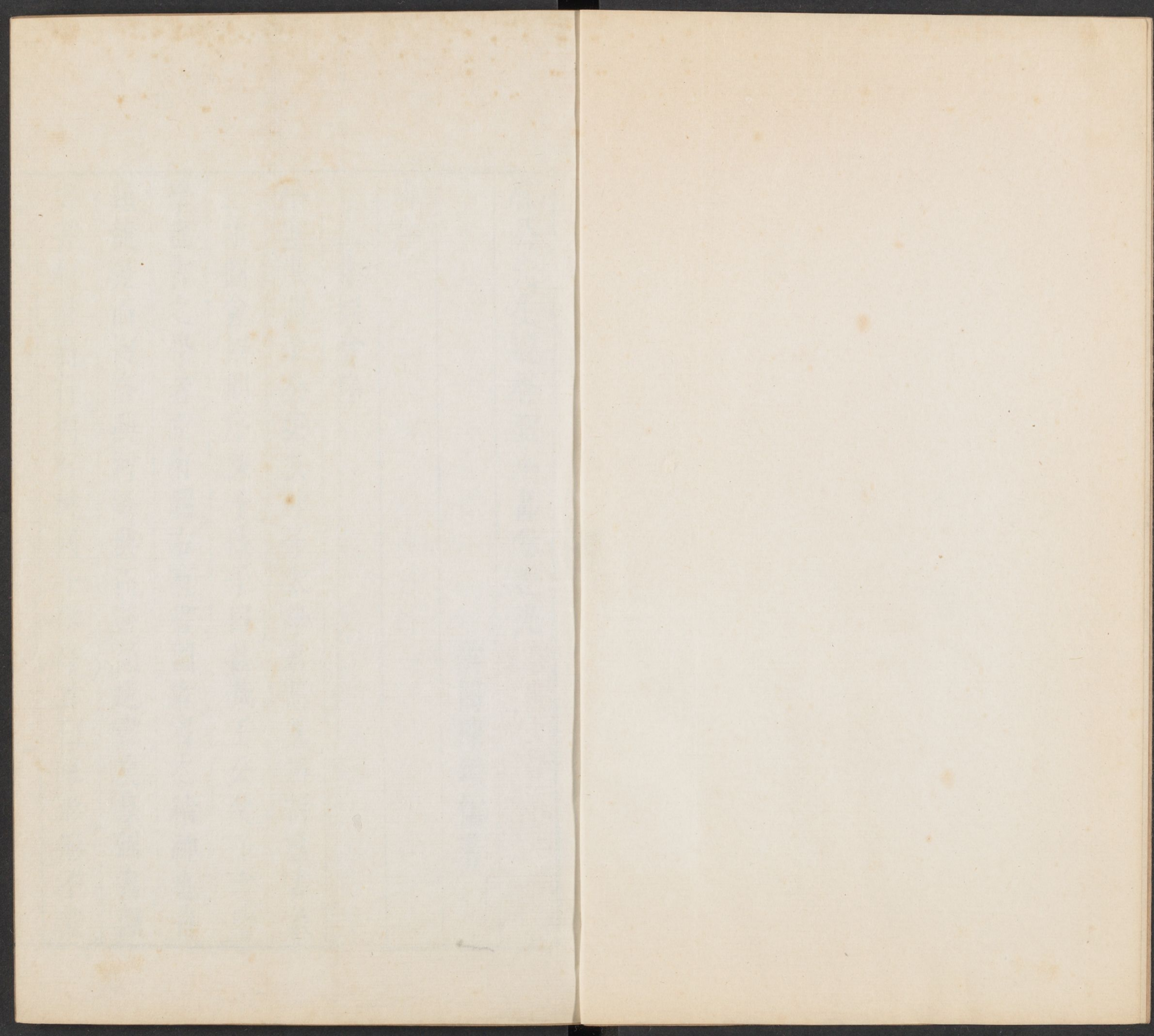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 1941

75427/7922 c2

W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雲間陳繼儒著

書序

三才圖會序

學憲洪洲王公與其仲子太學君思義博討羣書纂

三才圖會以問序陳子陳子曰甚哉王公父子之嗜

學也古之學者左有圖右有書圖者書之精神也自

龜龍見而河洛興河洛興而蒼頡造書史皇制畫圖

與書相附而行周官教國子字學首曰象形形不能

明香堂 卷之九
盡而後諧聲會意。指事轉注假借之法。助之書者。所以濟圖之窮。圖譜絕而三才之理無所考。雖有書與矇瞽等耳。是故圖鐘鼎而燭神姦。圖旂章而昭軌物。圖幽風而知稼穡之艱難。圖王會而見蠻夷之率服。圖引裾鎖諫以勸忠。圖凌烟麟閣以志報講學。圖文翁之壁。禁酒圖妲己之屏。張牧寫成都周公禮殿。王右軍恨不見之。戴逵繪南都賦。范宣曰。畫之有益如是。甚則五經皆有圖像。如唐一行之圖大衍。成伯璵之圖毛詩。嚴彭祖張傑之圖春秋。夏侯伏明梁正之

圖三禮。郭璞之圖爾雅。韋表微之圖九經。以至兵刑算數。井田鹵簿。喪服鄉飲。鬼神祓術之類。莫不毫髮畢具。燦然可觀。圖譜之學。厥惟重哉。後世帝王將相。藏於禁府館庫者。非不充棟委地。然書存而圖亡者多矣。余嘗嘆息而深維其故。漢初典籍無紀。自中壘創意總括。分爲七略。收書而不收圖。一厄也。武帝置祕閣以聚圖書。明帝別開畫室。董卓之亂。軍人裂縑布爲帷囊以去。二厄也。梁太子綱數夢秦始皇更欲焚天下書。侯景于謹高善寶相繼焚劫。圖籍二十四

萬餘。悉化煨燼。三厄也。陳之圖史。隋得之。隋之圖史。唐得之。一覆于揚州。一沒于砥柱。四厄也。劉裕楊堅惡符命讖緯之書。凡有圖者。皆指爲圖讖。發使四出。搜焚之。爲吏糾者至死。五厄也。徽欽建稽古博古尚古等閣。錄所藏大小禮器。哀至萬餘。南渡而後。象尊牛鼎。龍詭鴈燈。悉輦虜地。卽高宗好寫五經。宣付畫院補圖。而所圖幾何哉。六厄也。王濬平吳。應詹破蜀。皇甫真之定新都。辛術之克淮郡。不取秋毫。但收圖籍。猶有蕭相國遺意。此曹好文。寧可多得。卒付之搶

醉禪草敘

商山吳醉禪。訪余白龍潭。恂恂篤士也。已出其詩草示余。多有今昔人不曾拈出者。余咄咄嘆賞。出入懷袖間。而君自署曰醉禪。當其瘦行孤坐。冥索窮搜。雖鬼神莫能窺其思路。至於酒醺之後。伸紙揮毫。不覺馥溢膏餘。英飛秀結。醉乎禪乎。詩乎。其在三昧十地之間乎。昔管公明與子春談。飲清酒三升。然後雄辨縱橫。無敢對壘。王洽之畫。張長史之草書。醉時頭漬墨。潘中而書畫神采百倍。酒之不容已如是夫。余酒

量當下下戶。故詩思無所醞釀。頗類枯澗之水。上瀨之船。若吳君人龍。復酒龍也。鞭雷斥電。雷雨之動。滿盈。復何疑哉。君自今以始。請封麴部尚書。秣林祭酒。而退院老禪和。則以遜之。眉道人何如。

攘狼籍而已。七厄也。任宏王儉之圖譜。阮孝緒散而歸之雜部。已自可恨。然總記內外篇。尚存圖八百七十餘卷。鄭樵去古雖逖。通志所記。亦不下二百三十二圖。經勝國而胡與漢文字不相知。八厄也。吾朝藏書遠遜蓬山。近亦不及宣和。幸賴累葉來。神聖當乾奎壁無恙。祕文逸典次第出。獨所謂圖者。寥寥十不得一焉。此王公三才圖會之所由作歟。夫經天緯地治人。儒者之能事。得是圖而後書與事皆有所貫串根抵。如明醫之洞見五臟。大將之布按六花。凡

所以行變化而通鬼神者。于是乎在。即使絲繡平原。金鑄少伯。米狀山川。管窺星緯。豈若一披圖而博覽之。爲快哉。昔張華問以建章宮制度。千門萬戶。陳引無遺。武平問以魯鄭族系。三桓七穆。應對如響。余嘗疑史書或無是事。及觀此圖。乃知王公去古人未遠。且喜王氏之有歆向父子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詩經註疏大全序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於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於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卽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漫矣。老儒莊

士泚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
鄭之旨歟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留之以
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醕酢之間鄭伯
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草乎子太叔不賦褰裳乎
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稗兮乎則
似又不得以淫聲目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
風奏房中其否否者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邶
鄘衛鄭皆在焉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幽詩
也今以爲風而康成剖一二章爲風三四五章與六

章之半爲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爲頌其說
蓋祖於周禮之幽雅幽頌而設也一幽詩如此而他
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爲子夏范蔚
宗指爲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敘者漢儒之
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敘雖不
出於子夏漢人夫古未遠度有所師承而朱紫陽摭
擊小敘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
則二五爻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
乎又一疑也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

垂東漢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戾。六經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字。今且調一人之舌而約束曩時十五國之韻。其齟口者盲師僮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韻之。韻不叶不能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况陰陽禮樂艸木魚蟲之數乎。宜其崎嶇於文墨而附會於訓詁也。交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將終已乎。吾友陶逸則之言曰。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今人之詩也。小之杯盞池沼大之江淮河濟。人皆曰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爲地。魚龍窟之以爲宮。則水豈一人所能定哉。故以一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詩至註疏而漢唐具矣。大全而宋具矣。陶子歛汰繁冗而衷出之。小羣渙。大羣合。洗發古人眼目於制科文字之外。簡者可思。精者可傳。予讀之而疑去十五。凡重經術者所必不廢也。不特詩人之解願而已。是爲敘。

呂氏春秋敘

南亭蒼巖李公繇戶部尚書郎出權濟墅寬仁廉潔商氓詠歌之貽書陳子云僕諸生時好流覽秦漢來諸書而呂覽尤所篤嗜丹鉛品題曩手跡尚在子盍爲我序余惟秦漢時晏子陸賈呂不韋皆撰有春秋而呂氏獨著不韋嘗愧秦之強不如四公子多客招致三千人使著所聞集論幾二十餘萬言以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千狐製裘百雞取蹠非若晏子陸賈所自撰一家言也夫秦素稱無道無義其君若臣烏

知先王之仁義禮樂詩書。而不韋又陽翟賈也。呂覽曷爲而來哉。秦法烹儒。而不韋獨養客如故。燒焚文學。百家語甚急刻。而不韋暴其書于國門如故。非特目無始皇。抑且目無李斯丞相。豈不韋上挾太后母子肺腑之親。下踞仲父文信侯之尊。所在震恐。莫可誰何耶。非也。按史記。李斯故不韋客也。斯爲郡小吏。西入秦。求爲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斯遂以布衣至秦。長史因勸始皇陰遣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名士。可啗以財者。厚結之。不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即使

良將隨其後。彼曷嘗一日忘諸侯之賓客哉。秦取天下於六國。六國取之於一百六十國。天下一統。諸侯客渙散無所屬。不韋謂可籠而致也。給餼賜筆札。使之聚而著書。既解其旅况羈愁。又耗其雄心異志。如唐三教珠英。宋修文御覽之類。皆出于亡國遺老諸儒。正用是術也。向使不韋盡收列國圖籍。付之羣賢之手。互相較索。更翻註述。使天下後世復見皇王結繩以來。蝌蚪鳥跡。漆簡竹書之盛。豈非古今極大快事。奈何咸陽一炬外。僅僅呂覽而止哉。當其懸千金

於國門之上。使無敢輕易一字。妄覬一錢者。不過鬻
奇貨故智耳。市魁駟賈。心計亦綦深矣。嗚呼。以秦政
之惡。荆軻七。漸離筑。張子房椎。不能一中。而天生一
不韋。亂秦于前。不韋又進李斯。亂秦于後。跡其行事。
與呂覽大相刺謬。而欲表裏爲奸。身名俱泰。其可得
乎。始皇負聖人之威。威略所及。東至開梧。南撫多顛。
西服壽靡。北懷儵耳。而不韋弄之如嬰兒。始皇曾不
覺。必欲焚絕詩書。以愚黔首。詎知其先爲不韋所愚
乎。未幾亡秦輩出。皆吹簫屠狗。揭竿奮鋤。目不識字
之人。卽識字者。獨圮橋孺子一卷素書耳。不省當時
撰呂覽諸賓客安在。豈其不願挂姓名書中。抱魯連
不帝秦之意乎。名氏雖難知。其人可思。其文可覆而
讀也。今觀使君之品藻。通章逐句。抉奧剖疑。不遺餘
力。夫亦謂此書非不韋書。并非秦人書。迺列國故老
斥秦寄慨之書。猶有成周遺風焉。讀者其知使君梓
書之義乎。

左氏春秋敘

嘗聞之漢儒云。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柱下于是春秋成。授左丘明。故左氏有左傳。公羊穀梁受經于子夏。有公穀二傳三傳。自漢以來。遞相掎擊。迄無定論。伐左氏。則有左氏膏肓黨左氏。則有左氏釋痾。其言互有得失者。爲三傳分左右袒者也。其有彷彿周官。謂人諧讐之義。撰春秋七萬餘言者。又爲三傳分鼎立者也。其後因傳以廢經。因疏以

廢傳甚則好爲新奇。如啖助趙匡者。至謂別有左氏而非丘明。而左氏幾誦。又其後胡安定之傳出。吾明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大誦。雖然夫左氏烏可廢耶。余方束髮時。好讀左氏春秋。考訂其全文。稍採諸家之箋註。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并夢卜縱橫家書。總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約如夏殷春秋。晏呂虞陸之春秋而已。未必有意于解經。而後人強附之于經。未必有意于創史。而後人強附之于史。不知左氏特

以文章妙天下。爲秦漢文人之祖。文如丘明而攻者數起。則起于公穀專門之子弟。以左氏爲晚出耳。然二家口傳。而左氏筆錄。非晚也。劉向司馬遷之所撰述。公穀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非晚也。秦焚以後。若滅若絕。而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晚也。左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者十有五。視二家獨此最有古意。非晚也。三代制度。名分等級。纖悉委曲。歷歷如宗譜家牒。非晚也。左氏之古文奇字。非特劉歆揚雄不能識。卽公穀能辨之乎。

非晚也。夫左氏既非晚出，則似與春秋之經意較近。史例較合，况文章典艷，又有特出于秦漢諸儒之上者。豈惟文章種蠡之卜筮，董直之斷獄，平子洛下之星曆，班固范曄之輿地，淳于東方之俳諫，關壽亭岳武穆之兵法，蓋左氏咸具焉。嘻，可廢耶！今天下之春秋廢左而尊胡，胡傳既以復讐論聖經，而經生復以帖括求胡傳，支離破碎，去經彌遠，則不若反而求諸左氏之文章，爲可喜也。

南華發覆敘

南華發覆。清涼山孔雀菴蘊暉老人所撰也。老人繩戒精緊，狀貌清孤，望之類須菩提。衣表瘦骨，可捫而數也。長于詩，無浮屠語。與之談方內方外之書，旁及南華經，往往能結吾輩舌。蓋少而習之，長而遊於空山大澤間，所見莫非莊者。積二十年而後發覆之註出焉。正如稿木蒸爲芝菌，精神肅爲舍利，非歲久月深者，可襲取得也。世謂老莊一家，余獨確然判而爲二。老子生于周平王末，實有作易者憂患之意。其言

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我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夫七尺之軀。厭而離之不得。計莫若以曲自全。以昏自晦。以柔弱自抱。以勇于不敢自活。若谿谷。若嬰孩。若冬涉川。若畏四隣。自古之善恐怖者。莫老子若也。南華生惛惛然笑之。烏用是頑且鄙哉。于是以逍遙齊物之說。出而救之。蓋破我然後能破執。破執然後能破生死。破壽夭。破禍福。破譽誹。破理事。破聖凡。而老氏崎嶇世途之恐怖。悉粉爲虛空矣。老子爲憂畏粘縛者也。莊子爲老氏解粘釋縛者也。昔者元美王先生之言曰。莊子僻處楚濱。孟子不過大梁。未嘗一見相究詰。假令彼此送難。其鬪必若涿鹿彭城之戰。天地爲之蕩而不寧。日月爲之晦而不明。莊子敗則逃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也。敗則怒。余笑曰。孟子之怒。必加於老而不加於莊。學老子之恐怖。未免流而爲鄉愿。學莊子之豪宕奔放。不失爲狂。此老莊二氏門庭之辨也。蘊公曰。老莊是同。是別。眉道人姑置。且從發覆註脚下。細尋語脉。亦有爲南華轉身吐氣處乎。余曰。他人以已解莊。而蘊公

以莊解莊。蘊公潔淨有道人。也。此註亦從三十年破
我得來耳。如郭象為東海王越主簿。素論去之。呂惠
卿王雱當權薰灼。錮在黑暗鐵圍中。不能出。彼方求
蘊公懺罪不暇。何暇對塵而論南華哉。即有諸註。覆
酒家鎔可矣。

郭註莊子敘

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
樂過人者也。哀者毗于陰。故離騷孤沉而深往。樂者
毗于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
啼之極。語言無端。乃註者定以首尾求之。李北海所
謂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也。大抵註書之法。妙在隱隱
躍躍。若明若昧之間。如詹尹之小。取意不取象。行人
之官。受命不受辭。龍不挂鈎。龜不食墨。懸解幽微。何
常之與有。而况莊子哉。莊子注舊有四十九部。五百

一十六卷。近世老莊翼最稱駢辨。而吾友鄒孟陽則謂餘註皆可盡廢。獨以郭子玄孤行足矣。庾山甫好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稽叔夜云。此書詎復須註。蓋以不解爲解。則妙解存乎其中。善教兵者。殺其士卒之半。善註書者。亦去其書之半。此郭之所以獨標法外。妙得莊解也。莊生之學。後世排斥太過。如徐藻妻與妹書。且以浮華目之。而道家者流。更推而附之。上真之籍。是皆可笑。陶都水言。周師長桑公子。隱抱犢山。服北育火丹。白日冲舉。補太極韋編。郎唐玄宗

遂號爲南華真人。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生徒習老莊文列者。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而莊子之稱南華經。自此始。其後宋徽宗又追封微妙玄通真君。儼若帝昉。而相莊者。夫莊生。生不受楚威王相。而後乃受宋唐封號。甘爲老氏素臣乎。顧莊生非仙。而文則仙也。惜解者非郭子玄輩耳。子玄爲東海王。越太傳主簿。當權薰灼。素論去之。子玄烏能爲莊子解。特以此註竊自向子期。郭不足傳。而向固不足傳歟。先是註莊子者。罕究統旨。子期隱解于舊註外。

振起奇趣。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子玄自註二篇餘。皆點定文句。冒爲已作。久之郭莫能掩也。然而
不名向註者。何也。郭象盜之。向秀。向秀盜之。莊生。莊
生盜之。老聃。老聃盜之。易。易盜之。天地。陰符經云。天
地人之盜。而又何責于子玄。今之仍名郭註者。以此
子玄。南華。自註。其效。宋。宗。又。豈。始。然。之
文。順。皆。隨。之。四。千。萬。義。與。國。子。通。同。語。之。意。舉。而。其
後。爲。南。華。真。人。京。相。置。崇。之。餘。前。所。主。其。旨。未。盡

劉須溪評點九種書敘

劉須溪先生集有百卷。其子尚友亦能文。予所見記
抄七十篇。及批評杜詩世說新語止矣。武林楊人駒
復得老莊列。得李長吉。得蘓子瞻。得王孟得班馬異
同。哀爲九種。而辛稼軒詞。陸放翁集。則待訪焉。聞子
將精校之。學者始睹須溪先生之大全。真稅林第一
快事也。先生名辰翁。字會孟。以太學生壬戌廷試。言
濟邸無後可憫。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大忤
賈平章。寘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薦居史館。

除博士。皆固辭。丙子。宋亡。託遊方外。蓋殿講歐陽異齋之弟子。信國文文山之友。文忠江萬里之幕客也。文文山謂異齋之門。非將則相。又有與架閣劉會孟書。視其師友。先生故是磊落忠孝人。非止于異書中。作自了漢者。當宋家未造之時。八表同昏。四國交阻。刀剗曜日。烽烟翳天。車鐸馬鈴。半夜憂憂。馳枕上老書生輩。偷從墻隙戶竇窺。噤莫敢正視。先生何緣得此清暇。復弄筆槩文史耶。抑亦德祐前應舉所讀書也。德祐以後。軍學十哲像左衽矣。萬里以故相赴。止水死矣。文文山人衛。徵勤王師。無一人一騎至矣。大勢已去。莫可誰何。先生進不能爲健俠。執鐵纏稍。退不能爲逋人。采山釣水。又不忍爲叛臣降將。孤負趙氏三百年養士之厚恩。僅以數種殘書。且諷且誦。且閱且批。且自寬于覆巢沸鼎。須臾無死之間。正如微子之麥秀。屈子之離騷。非笑非啼。非無意。非有意。姑以待裂背痛哭云耳。吳草廬稱須溪之文。奇絕變化。子尚友之文。浩瀚演迤。皆能自成一家。惜其父子失編宋史。并集百卷。皆不傳。獨喜評點九種書。不爲胡

血腥風所吹盡。垂及吾明。出見于聞子將。楊人駒手。中其須溪之子雲哉。須溪筆端有臨濟擇法眼。有陰長生返竟丹。又有麻姑搔背瓜。秧林得此。重闢混沌。乾坤第想先生造。次避亂時。何暇爲後人留讀書種。更何暇爲後人留讀書法。而解者咀其異味異趣。遂謂先生優游文史。微渺風流。雖生于宋季。而實類晉人。得無未考其世乎。故悲而敘之如此。

武則天刪僞經目錄

余於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抄。既已序而藏之矣。已於嶽字函。得隋衆經目錄五卷。宗字函。又得隋衆經目錄六卷。泰字函。又得則天氏刊定衆經目錄十卷。而僞經之目附焉。夫月印印水。水水相同。心印印經。經經相似。今前寫後譯。私增僞滅。蘭草混於束薪。鳳鳥雜於鳴鳩。是非頗謬。一至此乎。然而且疑焉。武璽佛氏之所訶也。戕殺國母。及君之子三人。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

不勝紀。犯佛之殺戒者一。改旂幟。易服色。更廟號。窺竊昭陵之神器。幾至不祀。犯佛之盜戒者二。鶉鵲聚。鹿。穢德章露。北門出入。非止白馬寺主蓮花六郎而已也。犯佛之淫戒者三。武氏既不知有戒。又烏知有經。雖建佛造寺。自勅爲金輪皇帝。吾恐當時刊定者。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大抵武氏以蛇虺性。現乾闥婆形。以羅刹心。作比丘尼施。此亦無足怪。而余獨怪隋文帝與唐文皇。皆以振世之威。乃獨委心帖膝於黃面老子。是豈有宿本耶。隋文帝嘗云。朕與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少時在寺。至今樂聞鐘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尼所抱子。那羅延也。唐文皇亦輪王十善化世者也。隋智周等賫梵經自西域還。勅付有司。選人翻譯。帝且親爲撰敘。又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金琉璃瓶。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百二十斤。分道送往三十州。州境諸官。步引四部大衆。共以幢蓋臺輦。種種音樂。供養圍遶。而唐裴法師。抵剎賓大林。以至麴闍國。與胡商八十人。渡狻伽河。至中天竺窮探。

大乘。以象馬馳還。文皇迎見于儀鸞殿。勅入弘福寺。譯經。經成。宣賜九道總管。又賜寶剃刀百金磨衲。亦自撰聖教。敘以張之。蓋二帝之弘護佛乘如此。此無他。則憊孽多而懼禍之念深耳。隋唐之有天下也。一則欺孤兒。奪寡婦而得之。一則劫父射兄而得之。捫心額影。方有餘慙。而况命將出師。混一區宇。誅剪傷殪。不啻顛山而血海者。夜氣所息。寧不凄然。試讀開皇八月之制。貞觀三年癸丑之詔。其隱情亦不復覆露矣。故文帝享國二十四年。寫經四十六藏。十三萬卷。修治故經四百部。造金銅檀像六千餘萬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九千。宮內造刺綉織成像及畫像五彩珠幡。以億計。崇緝寺宇五千餘所。番譯道俗二十四人。所出經論垂五百卷。而唐初四方壁壘之秋。戰聲鼎沸。精藍森列。破薛舉。立昭仁寺於幽州。破王世充。立昭覺寺于洛州。破劉武周。立弘濟寺于汾州。破宋金剛。立慈雲寺于晉州。破霍老生。立普濟寺于侶州。破竇建德。立等慈寺于鄭州。破劉黑闥。立昭福寺于洛州。竝官給供度。勅虞世南。李伯藥。褚遂良。顏

師古岑文本許敬宗等。分撰新寺碑誌。當時經獅律虎。及一切人天龍象。聯瓢接錫于法宮殿廷之間。而二祖之慧可。四祖之道信。天台之智者。三藏之玄奘。尤爲鬼特。宗旨明。教乘普。皆其力也。嘻。盛矣哉。隋唐之交。經最顯。海內最太平。而幽靈變幻之迹。亦時時足以撼王公。而怖士庶。如慧琳供養塑像。忽生鬚三十六莖。道遜之柩。五百異花。遶屍而生長。可一二尺許。隋文與后。每食從齒下得舍利。以銀盃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化二。凡得十九粒。多放光明。卽唐文

皇行方等悔法。見光明中有七佛現。是皆古今書史之所不載。而震且國中之所罕習者。此事一二傳先朝官監。必尚能言之。而武氏攝于異聞。且當破毀三戒之後。又數見王后蕭淑妃鬼物爲祟。如死時狀。避居洛陽。不敢歸長安。蓋妖狐之精爽至是亦老且耗矣。日暮途遠。計無復之。度所以懺宿垢。脫重愆。當有甚于二帝者。此紛紛經像之所由造歟。乃知二帝以英雄作佛事。猶有屠沽擲刀之意。故名緇出而與之。遘。若武氏。非兒女子之昵昵香火情。則野姑村媪之

膜拜禳祝者耳。且掖庭有懷義僧。而大德芘芻。其肯擁花座而翻貝葉之文乎哉。吾故疑曰。武周刊定之。諸經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即使果僞。猶不失東西晉及六朝人筆。惜哉。悉舉而汰之。令後世無以見其短長。邢子才云。校書思訛字。亦是一適。蘓長公愛談鬼神。強謂人曰。汝試妄言。而吾妄聽之。此余所以猶致惜于武周刊定之僞經也。雖然存其目可也。

皇明應謚名臣錄敘

武林林貞伯先生博綜古今。而尤留心國朝史學。

每當簿書之暇。輒翻討朝家掌故。以及郡牒家乘。裨

官野史之書。無不哀集。而刪纂之。其富垂及三百卷。

秘不視人。今所刻皇明應謚名臣錄。特其史函之

一耳。陳子曰。謚法人主之春秋也。而貞伯得無僭乎。

貞伯曰。僭者。僭竊賞罰之謂也。今有袞而無鉞。善善

長而惡惡短。猶然春秋之旨也。陳子曰。國制三品以

下無謚焉。而擬及于下僚布衣者何也。貞伯曰。昔者

范平以邑長謚文正。庾詵以隱君謚貞節。徐積以教授謚節孝。林逋以處士謚和靖。此非三品所得而限也。陳子曰：是古人也，而與今之制合歟？貞伯曰：陳獻章不謚文恭乎？胡居仁不謚文敬乎？今

皇上近典可按矣。陳子曰：此從祀孔廟兩先生也，而諸君烏得而盡擬之？貞伯曰：兩先生以空言錫特典，復賜上謚，而文臣勞臣與死節之臣，顧反俛首出其下，卽兩先生寧詎宴然而已也。此四科之所以列也。陳子曰：謚法禮曹主議，史官主擬，禮垣主駁，閣臣主

衷。夫旣或治之矣，而子何居？貞伯曰：頃者會議應謚諸臣，如伍文定等凡二十九人，而二十九人外其遺者尚多也。詳于三十一年以後，而略于三十一年以前者，亦尚多也。議者議擬者擬駁者駁衷者衷，迄於今寂寂如故矣。陳子曰：諸君子之子孫安在，而貞伯代之鳴？貞伯曰：子孫或束於禁例，不敢請，或貧弱不能請，或能請而挾故挾賢，最下挾貴賢者厭其煩苛者索其瑕，于是創爲五年類題之制，停一人而并罷他人罷後人而并停前人，此其故難言哉。陳子曰：乞

謚者子孫而壞謚者亦子孫。然則謚將終已乎。貞伯曰。烏可已也。生有號。以法日也。謂日未出而明也。死有謚。以法月也。月既入而光有餘也。日月可廢。則號與謚亦可廢也。特以愛憎多。則不得謚。議論多。則不得謚。長厚者少。而刻深者多。則不得謚。能察者少。而衆好惡者多。則不得謚。諳百年之故實者少。而徇目前之草野者多。則不得謚。甚矣謚之難也。陳子曰。謚難矣。盍不私裁而私謚之。貞伯曰。柳下之謚惠。黔婁之謚康。出於妻。孟東野之貞。曜出於友。王通之文中。出於門生。朱穆之于暉。朱邑之于穆。出于子。秦法子議父。且不可。而况友議友。妻議夫。門生議其師乎。嗟乎。公謚廢。則私謚興。惡謚隱。則美謚屈。貞伯之纂是錄也。一以發名公之潛。一以伸孝子之志。一以補金匱之遺。一以聽斧展之斷。倘有宏覽博物君子。相與確訂而廣蒐之。諸公可以不死矣。若夫革除名賢。貞伯已列史函中。蓋夫人而皆節義也。則夫人而皆謚也。不具書。

史翰林致身錄敘

儒曩者撰有建文史待。曰遜國編年。曰報國列傳。曰定論如請復廟號。請補實錄。請宥諸忠臣子孫還籍是也。曰傳疑如金川門獻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參半是也。今得先朝史仲彬致身錄。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際了然矣。帝之出亡也。建文夏六月庚申十三日也。以未時從鬼門出。從者由水關御溝出。薄暮會于神樂觀之西房。此時願扈駕者二十二人。其與帝同祝髮者三人。吳王教授楊應能編

修程渝稱比丘。御史葉希賢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者七人。徐王府賓輔史仲彬。刑部司務馮淮。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稱馬公。時稱馬二子。中書舍人郭節。稱雪庵。時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生。時稱稽山主人。稱槎道人。編修趙天泰。適衣葛。稱葛衣翁。時稱天肖子。欽天監正王之臣。家世補鍋。稱老補鍋。鎮撫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其他如廖平。金焦王良。蔡運。梁田玉。梁良玉。梁中節。王資。劉伸。鄭洽。何州。各徐散四方。遙爲應援。其姓氏爵里。具核在錄中。皆革除志。吾學編所不載也。帝初欲依西平侯。不可。欲

依浦江鄭氏。不可。史仲彬迎至吳江之黃溪。忽聞成祖追彬勅命。帝逸去。諸君子刻日訂期。尋帝于滇南。于襄陽。于重慶。于白龍山。于浪穹之深林。于逆旅之客舍。不遇。則泣禱鬼神。徧詢之樵翁牧豎。遇則或目成。或隱聲泣。或同宿。或分行。或行乞于市。或結草廬以待。帝或懷糗脯以獻。帝或紉衣補履以進。帝或病而旋歿。或合而旋離。號號索索。惟恐捕者之覺。而掩其後。抑何險也。又何憊也。昔晉重耳

奔狄。從者五士。其餘不名數十人。齊田橫奔海島上。二客與五百人皆自到。此二事嘗恨史佚其姓名。最爲千古奇痛。倘史公致身錄不存。卽諸君子幾與重耳田橫客等耳。嗟乎。建文帝生不望重耳之反國。歿不及田橫之王者葬。獨其竄伏崎嶇。能使二十二。人者。君亾與亾。君存與存。詭姓名。屏聲跡。歷萬里而不渝。誓九死而不悔。其寃君與臣兩全。七尺與十族。無剛鬻屠滅之慘。視黃練方鐵。慷慨就死者。不更難乎。當

成祖遣尚書胡濙行遊天下。訪求張三丰。意蓋踪跡。建文帝也。都御史陳瑛鍛鍊諸忠臣獄。凡有片紙株連者。小則誅一家。大則空一村。瓜蔓之抄。殆無寧日。史公爲仇所訟。寧獄死。終噤不自明。其精忠隱德。蓋如此。迄今二百餘年。史氏以家藏秘本。合于焦先生茅山所得。無毫髮差誤。乃不諱而行之。此天之所以哀憐。建文帝失國之無罪。又憐二十二人之泯泯無聞。而呵護此書。以待史氏之子孫。并揭于天下。萬世也。致身錄一出。不惟見建文帝得士之報。而

成祖亦且并白殺侄之名。其關係本朝正史甚鉅。故
草莽臣儒敘其錄而傳之。乃之于茲。并傳于天下。其

沈氏弋說敘

武林孝廉沈幼宰。束髮好古。能讀其父侍御公書。更
性習澹于聲華。蕭然如退僧。逋客一旦發其枕中之
秘。郵弋說以示陳子。陳子讀之。口哇而不張舌。橋而
不下滾滾乎。性懼其言之罄也。古今能言之家。多本
于春秋。然仲尼春秋之法約。而說卦之旨詳。故曰博
學而詳說之。學不博。五車才不當八面。識不超千古。
辯不敵萬夫。目不營四海。塵尾相難。惟有靡旗仆轅
而走耳。此五者。獨幼宰足以當之。而猶逡巡遜謝。以

飛蟲之弋獲。自居彼蓋。謂鳳翔于仞。龍蟠九天。弋夫嘗及焉。故謙言云爾。予謂幼宰之筆。張弓發矢。能落雙鵬。飲羽沒鏃。能中石虎。而猥云弋說乎哉。說之義從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麗澤講習。說之謂也。異人讀異書。豪士得豪語。其見軋咽于胸中。而莫可發洩。每思二三友朋。相與聚頭。磕膝磨吻。抵掌以快其所欲言。而索解人又不可得。如草木之怒生。不達不止。鷗鵬之怒飛。不九萬里不止。大竅之怒號。不山海騰沸。天地晦冥不止。此幼宰所以正說反說。直說倒說。

橫說豎說。煩說簡說。俗說雅說。取譬說。恢諧說。曲折縱橫。靡不如意。而莫窮其涯涘也。此說可以驚四筵。可以憎獨坐。可以屈今人之口。可以服古人之心。可以修行人之策詞。可以專大夫之對。可以借箸當前。取笏畫地。與天子宰相。辨折古今之成敗是非。吾安得呵九關虎豹而進之。或招置百尺樓上。談數日夜。語倦意訖。共入巖窟間。擁膝相視。學蘓門長嘯一聲。而別。吾兩人庶幾皆嗒然無事道人矣。

國策贈敘

古今治亂。惟在是非利害兩端。經以純言是非者也。策以純言利害者也。任經則世治。任策則世亂。而古今之局定矣。昔者結繩之俗。書契未萌。天下熙熙。民如野鹿。卽殷誓周誥。聖人不得已而寢出焉。何以策為策之與也。無論諸侯王從之。而愚于聰。國人從之。而愚于兵。卽其所自號墨卿者流。三寸之舌。沸于波濤。七尺之軀。閃于鞭轡。卒乃以黃金為注。至今自穿其身。如薰骨而殘翠者。然則策安在哉。卽使策中所

載固自有一二可喜。要之機心機事。漢陰老人所掩耳而不忍聞也。是策者其將已乎。曰非也。夫策之爲縱橫一童子能言之。乃劉中壘孔衍高誘曾鞏鮑彪吳師道諸君子參考讐校。亦使此書附庸經術之後。蓋我道大矣。平隴甫田。不廢泰岱。清流大澤。不廢龍蛟。瓦石可以兆卜。談笑可以解紛。顧用之何如耳。用而不善。則神奇化爲臭腐。醍醐化爲毒藥。用之而善。則銷鑛而爲金。採腋而爲裘。集諸瑣碎而爲竹頭木屑之用。而況是策乎哉。邑侯項公政旣成于鼓琴鳴。雀之暇。芟削此書傳之。文章學士亦此意也。大抵世之有經而詘者有故。客卿攘袂顛倒國防。始于七雄。迄于四豪。皆以徂詐相參。而天下靡有寧日。此無它。高才奇士抑鬱而不能吐。則不得不以口舌而操國君之權。乃今家絃戶誦。士有奇上。且張彌天之網羅之。則亦何以畏客而詘羣策爲也。侯今推天下治平第一。必且召而爲股肱諫臣。爲天子爭是非。蘓眉山所謂我取其術。不取其心者。侯將又以是爲諫法矣。

表選敘

唐李商隱屬文每喜鋪陳檢閱。時謂之獺祭魚。李藏
 匿羞澁。不能解于時論。及觀今學士大夫。雖覓一李
 商隱。了不可得矣。夫公車之業。雖本于六經諸史。然
 使三尺之童。磨牙削吻。以習聖賢之優笑。則未有不
 望影而愁懼者。况肯以其殘膏剩晷。從事于聲偶四
 六之學哉。四六非技巧。不足以剪裁。非才美不足以
 繡績。非韻習不足以節諧。非學富不足以運使。令舉
 子剽而讀之。人人稱良矣。然能抽黃擷白。如運風乎。

舉詞以徵實能輻輳響應如數十指乎叩之而不能
答能低眉掩面退而遊于羣王之府以考其指歸乎
三者否否第曰是非上所急也敢謝不敏于是空手
枵腹博戰于亾何烏有之野彼此相襲而莫以爲笑
蓋時俗之大陋也夫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此豈六合
以外事哉身親其業而弁髦之如土龍芻狗然曾無
有蒐羅鈎索而少涉其津涯者故曰覓一李商隱了
不可得也是表爲沈太史蛟門蘓督學紫溪所評選
其編而註之者則亮叔鄭子讐而梓之者則叔明葉
子二子有古書淫傳癖每以舉業餘暇漁畋于四游
千古之間于書無不窺而能冥搜醜記字釋而句箋
之使碎金片玉皆縮而聚諸掌上辟之挹水于河取
火于燧靡不有焉靡不得焉昔人稱胥臣爲多聞鄭
僑爲博物方之二子足爲聯類矣今舉于誠能寶讀
是書則含毫展卷豈特迷霧之指南廣洋之寶筏哉

景瞻論草敘

古今長於議論者推二蘓。黃魯直謂二蘓以後議論文字當付之秦少游。其不輕許人如此。然聞子瞻子由應試時。問訣于老泉先生。老泉云。一順題。一罵題。蓋教之不爲雷同。而務爲異同。異同之論出。理未必安。而攬奪之以強詞。事未必合。而牢籠之以雄辨。無近縱橫家乎。景瞻賀公得鳳山先生正學。以庚戌進士起家。領巖邑。壯郡分身。惟恐不給。而公獨深沉好書。每執一卷。爲反覆咀嚼。其始末俯而玩。仰而思。設

身以處之。推心以置之。旁考覆證以參伍之。而後蘸筆伸紙。滾滾著爲論。不數百言不休。能使讀者非徒服其口。并服其心。非徒一世之人快。而又使數百世之姦雄落膽。豪傑吐氣。且舞且蹈。且笑且啼。于重泉長夜之間者。何限其識力。卓膽力。敢眼力。徹筆力。嚴似強項而實虚心。似刑書而實寬政。似孤行壹意而實未嘗顛倒是非之實。故爲異同。以聳好奇之耳目。孫吳用兵。一步不可動移。漢吏斷獄。一畫不可增減。賀公持論。一字不可磨滅。何必順題。何必罵題。大要歸于正大光明。如當時理勢之所必然。而止。惜乎眉山兩先生未之見也。公制策奏議。調利肅括。有名臣大手筆法度。茲特括其論草。批評付刻。使後生少年輩。知議論文字。必出于賀公。而後經術名教。皆有關鍵。若不讀萬卷書。不空四海眼。不破千古成案。猶未是賀家廊廡下客。豈能爬搔公之痛癢處乎。讀論者尚當以此求之。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九終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

雲間陳繼儒著

類敘

百忍箴敘

神醫療疾妙在一針。至人救世括于一字。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卽今紫巘仇公梓行百忍箴是已。此箴爲四明高士許奎所撰。曾刻成化間。自後日遠日亡。誰復懸之座隅。置之家塾。賴仇公特地拈出。將人間用壯用妄好挺好鬪者。痛切喚醒一番。語不期多。

期于及時。此之謂也。頃者朝野之間。堅白鳴。玄黃戰。不報不休。不快不止。得無未之忍乎。夫以刃刺心。忍難矣。刃兌金也。心離火也。以火載金。忍更難矣。然而古訓曰。有忍乃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是非聖人之言而易之言也。易卦有漸有巽。有濡有解。有謙有艮。皆忍之象也。亦忍之義也。天地以能覆能載爲忍。山藪以藏疾藏瑕爲忍。江海以納爲忍。龍以潛爲忍。鯤鵬以六月息爲忍。鷲鳥以斂翼爲忍。猛獸以狙伏爲忍。兵家以持重爲忍。佛家以定爲忍。道家以柔爲忍。儒家以三戒九思爲忍。如仲尼之微服。顏子之不校。忍之上也。子輿氏以橫逆付之妾人。又甚而比之禽獸。似猶有彊陽之意焉。况人非聖賢。而敢不堅忍乎哉。自來修煉堪輿。學問經濟。無不從逆局中來。順而隨之。爲凡爲庸。逆而閉之。爲吉人。爲異人。爲大有力人。甚矣箴之善言忍矣。今夫匹夫匹婦。攘臂披髮。鬩于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有逢衣先生。規行矩步。諄諄然以主敬主靜。執而前導之。不服省爲何語。適有田庚闖師。搖手東西。向曰。姑忍是。姑忍是。則剛狠之

氣漸緩。訶詈譟擊之聲。亦漸細。漸夷。往往且曳且扶而去。乃知儒者多言繁稱。不如單提忍之一字。尤直捷而痛快也。大抵小忍小益。大忍大益。暫忍暫益。久忍久益。半忍半益。全忍全益。庶人忍。無訟可挑。士大夫忍。無黨可擊。邊疆忍。無釁可開。官府忍。無題可借。正如猛火聚而沃之千丈之寒水。迅雷鳴而豁以萬里之碧漢。有事化爲無事。不平化爲太平。百忍箴者。真兩藏之大總持。五倫之大藥石也。忍之忍之。又重忍之。卽鬼神且無奈我何。又何論紛紛之虛舟飄瓦哉。讀此庶不負仇公救時之苦心矣。

俠林敘

天上無雷霆。則人間無俠客。伊尹。俠祖也。子與氏。推以聖之任。而任俠從此昉矣。微獨孟氏。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子一匹夫而創二百年四十年之春秋。知我惟命。罪我惟命。夫誰得而奪之。若其墮三都。却萊夷。沐浴而告三子。直俠中之餘事耳。太史公慷慨爲李將軍游說。下蠶室。一時無賢豪。可緩急。雅慕朱家田仲王公。覩孟郭解之徒。俯仰悲悼。作游俠傳。說者謂此等儒不道。吏不赦。使懦夫曲

士貌聖賢之虛名。而不得爆然一見豪傑非常之作。用有卿雲甘露。無迅雷疾霆。豈天之化工也哉。人生精神意氣。識量膽決。相輔而行。相軋而出。子俠乃孝。臣俠乃忠。婦俠乃烈。友俠乃信。貧賤非俠。不振患難。非俠不赴。鬪鬪非俠。不解怨非俠。不報恩非俠。不酬冤非俠。不伸情非俠。不合禍亂非俠。不克古來自伊尹。孔孟而後。上至纓綬。下至巖谷。以及婦人女子。笄髮之流。何代無俠。何俠不奇特。未有拈出之以振世人之耳目者。此洪世恬俠林之所由作也。世恬新安有道士也。家貧而行潔。博學而好奇。辛苦數十年。纂成俠林若干卷。徒步走雲間。以示陳子。陳子曰。人心平。雷不鳴。吏得職。俠不出。客有俠。俠有林。似非世道之幸也。吾私憂竊有二慕。聖賢者。學中行不得流。而爲鄉愿。又流而爲鄙夫。慕豪傑者。學任俠不得流。而爲奸雄。又流而爲盜賊。君獨無慮此乎。世恬曰。此正余之志也。余纂是書。爲真俠提榜樣。正爲偽俠峻隄防耳。自世之有偽俠也。小則鬪雞走狗。呼盧擊鞠。訕囂叫嘯。爲市井白徒惡少年。大則探丸發塚。焚海鑄

錢結游徼爲聲援。倚巨室爲庇蔭。亾命山海。流言輦
轂刺姦。司直莫可誰何。而甚有士大夫非狷非狂。不
夷不惠。外若披胆。內實負心。以此命俠。乃郭解魯朱
家鬼所唾也。俠以忠孝廉潔爲根。以言必信。行必果
爲幹。以不矜其能。不伐其德。始英雄終神仙爲果。雖
未必事事步趨聖賢。若以豪傑識豪傑。則索之俠林。
有餘矣。善乎古之狀俠也。曰俠腸。曰俠骨。
擊劍如老氏之處。弟伏生之不鬪。而一然諾。萬
人必往。一叱咤。千人自廢。惟天壤間。大有心人。正大
有力人。今虬鬚蝟張。鳩眼鷹視。浮態盈于大宅。惡聲
沸于滿座。吾得而相之。吾亦得而易視之。此不足以
泚文士之筆鋒。膏豪士之劍血。適以決裂四維。抵觸
三尺而已。俠云乎哉。俠云乎哉。余少好任俠。老覺身
心如死灰。頃讀俠林類。廬岳道人聽下界。霹靂鬪。僅
同嬰兒啼。了不爲異。然人間多有怖而失箸者。則俠
林震世之力大矣。故諾洪君之請而爲之序。

林靈世之六六矣... 此千載... 亦以人... 三... 斯文士... 此千載... 亦以人...

花蓋夫人宮詞敘

昔徐匡章納女于蜀後主孟昶，昶喜其輕翽，賜號花蓋夫人。又改慧妃陳無已以夫人姓費誤也。宋太祖遣王全斌曹彬等伐蜀，詔八下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水，為昶治一第一區以待昶。凡出師六十六日，昶啣璧歸宋。夫人遂侍掖庭。太祖幸之，晉王諫不聽。從獵園中，射死馬，此一事頗類范蠡沉西施于五湖。而正史不載，則鉄圍山叢談好奇之過耳。李希顏奉詔料理蜀民，秦民楚民三家所獻書得一敝紙，出花蓋手

書宮詞郭祥口誦數篇于王荆公。故王禹玉輩爭相傳寫行于人間。其詩清而綺。香而艷。真班婕妤好徐淑妃之流亞乎。宋祖召夫人陳詩誦其亡國之作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可謂巧于解嘲矣。蜀僻在西裔。其俗富而喜遨。城上環植芙蓉幾四十里。號曰錦城。夾江兩岸。亭榭與名花相錯。後景御龍舟。召夫人避暑。摩訶池上。夜起作王樓春調。最好房中容成之術。多採良家女以充後宮。一切國事付之卷簾使王昭遠。

與其子玄喆。昭遠手揮鐵如意。領二三萬雕而惡少年。以當宋師。玄喆乳臭兒耳。又輦愛姬伶人樂器守劍門之口。景且與內尚書教坊小婦。打毬走馬。鬪草採蓮。魚龍競渡。鸚鵡誦詩。而宋兵已入夔州矣。此非西蜀無男兒。由景所狎皆婦人故也。後景亡。其母李氏不哭亦不食。曰。汝不能死社稷。何用生爲。此母皎皎錚錚。差強人意。若使夫人嚙一劍以報景。豈非粉黛中真男兒哉。花蓋同時。南漢有盧瓊仙。南唐有蕭嬈。及保義黃氏。皆歌舞妍姣。書伎絕倫。兵燹紛紛。詩

翰不少見獨花蓋夫人宮詞無一字不傳人口女郎
之幸不幸乃如此陳亢戾刻之山陰非獨拈出花蓋
才情且垂戒宮中有風流天子未有不基禍兆亂者
殷鑒不遠尚當以二南爲正

撫津疏草序

往遼左之局清撫輕敵三路輕進遼陽輕信廣寧輕
走於是經臣條上三方布置之說詔選習知邊務篤
業不避難之大臣節鎮天津蓋自大中丞白陽畢公
始此初局非故局也天津爲南北水陸咽喉外防海
口內護神京逆酋揚帆克日可渡新鑿漕道與彼
共之難一公受命之初勅未領印未鑄幕府未開官
聯未備信地未經畫一難二兵餉舟車火器甲仗之
屬問之司馬司空司農非互相推委則轉相耽閣難

三內不得于諸曹而外又不得于淮揚浙直上不敢望榆關之軍實饒而下又不敢望登萊之額設久難四。奴陷廣寧其地彌近。其垂涎彌速。鳩工聚材。造戰艦於烏龍江者。以千百計。其舟師彌多。其中禍於我彌烈。難五。夫諸難畢具。而終不能難公者。何也。公義不卸擔。亦不諱言。大聲疾呼。一疏再疏。以至數十百疏。而大要以克意節省。力行核實爲主。募水陸兵可萬餘。練主客兵可二萬餘。餉亦如之。簡閱實伍。以備折衝。撥守大沽。以防堵截。牽綴朝鮮。以資外隣。解散

遼人以消內禍。壁壘精強。紀律整肅。此原爲一面犄角。設非爲他方徵調設也。乃經臣調援三岔。公則檄管大藩以二千往。援毛帥則檄金冠等以四千往。援山海則檄翟子勲等又以三千往。倏此倏彼。朝東暮西。此曹偃蹇不前。似有恨色。賴公鼓之以忠義。均之以勞逸。斟酌于主客多寡之間。然後欣然就道。慷慨卽戎。而未幾會勦東妖之旨。又下矣。公念震鄰剝膚。分師。鵬勦。遴選來監軍督之。來公子倡勇當先。部將董世賢。劉永昌。秋毫無犯。一戰而克。景武再戰而

破滕鄒賊穴一空。漕無梗塞。山東父老子弟不至鳥獸散。風霍驚枕籍而爲廬。山血海者皆公知人善任。筭必萬全之力也。公一面視師。一面應援。一面盪妖兵。分而力不單。餉分而食不窘。草昧彈丸化爲衝邊。重鎮良工心苦。種種從核實節省中來。無震耀大言以怖。君父無壽。張虛言以證朝野。耳聽筆授。口占類劉穆之。竹頭木屑類陶侃。巨細必親。顰笑必愛。類孔明忠勤。有臣如此。遼豈能難公哉。先後遼事諸公。或勸或譴。或詔獄。或緹騎銀璫。相望于道。皆曩時橫飛速化。一歲九遷之要人。而獨公五年授鉞。一部晏然。同官樂其無競。朝廷信其無黨。鬼神服其無欲。何施不可。何動不臧。此真遼局之奕秋。而秦議則其東方之譜也。若能按其譜而尋繹之。而無輕動公之國手。思過半矣。雖收遼左之殘局。爲全局可也。

射經序

漁村之程。新安名族也。鄒魯卓鄭。遞相甲乙。而冲斗見我兩君。皆節俠曉暢兵略。稱程氏兩奇男子。冲斗刻有耕餘剩技。行于世。當路遣使者束幣羞璧聘辟。交至。冲斗皆以母老辭。而獨與從子見我。論弩法槍法。棍法甚哲。見我點頭會心。有函蓋之契。請更以射法合成全書。小用之。可以護衛桑梓。大用之。可以報効國家。此射經之所繇圖也。春秋之義。大夫不藏甲。而射則未有諱言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

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不載之易乎。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有三。一爲大射。二爲賓射。三爲燕射。不載之禮記乎。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不載之周禮乎。軒轅黃帝之臣。揮作弓。夷牟作矢。孔子習射于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焉。則聖賢何曾諱射也。吾朝功令。學宮之旁。各有射圃。今強半藝。疏矣。季冬集郡國材官良家子試之。先騎射。後文藝。今飲羽沒鏃者。不得一矣。此豈射不善哉。則射訣不傳故也。見我君援古證今。訪師求友。凡射者之立法。身法。手法。審法。

挽法。撒法。決拾法。調弓矢法。藏弓矢法。皆輕肥少年所不見不聞。嘆惜老將學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者。幸見我君一一拈出之。機竅綦密。心思亦綦苦矣。君嗜古好文。豈屑與兜牟鬪技。博肘後斗大印。特恨東夷匪茹。數逆執事之顏行。士大夫橫刀相揖。抵掌而談。金箱玉版之書。不知練兵自練膽始。練膽自練器始。練器自練射始。緣力生巧。緣習生間。穿五重洞。十扎。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神而明之。是在圖矣。昔王思永學射于成都工曹嚴悟。有嚴悟射訣。韋

韞學射工。張宗有九鏡射經。張仲殷有射訓。王越石有射議。錢師益有益津射格。今見我君此圖。采擇古人要旨。又有江順卿。程冲斗。發明參酌于其間。最得射中三昧。若使轉聞之當路。頒示各郡國材官良家子。則人人皆李廣。養由基。處處皆种世衡之青城澗。卽有小醜。直以一矢相加遺。不過落鵬貫蠱之餘技耳。何慮東夷哉。何慮東夷哉。故樂而敘之如此。

藏說小萃敘

臧說小萃者。江陰李貫之所集本鄉說部。凡七家。如湯大理之公餘日錄。張司訓之宦游紀聞。張學士之水南翰記。朱太學之存餘堂詩話。徐山人之暖姝由筆。汴游錄。唐貢士之延州筆記。而其祖戒庵老人漫筆。皆附焉。貫之刻既成。輕舟五百里。問敘于余。余惟海內聚書之家。百不得一。卽有之。非卷帙浩大。則多收宋刻。以角墨楮之精好而已。其實皆耳目所恒習也。書之難難在說部。余猶記吾鄉陸學士儼山。何待

詔柘湖徐明府長谷張憲幕王屋皆富於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說與吳門文沈都祝數先生往來每相見首問近得何書各出笥秘互相傳寫丹鉛塗乙矻矻不去手其架上芸裏緗襲幾及萬籤率類是而經史子集不與焉經史子集譬諸梁肉讀者習爲故常而天厨禁饗異方雜俎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則說部是也第小說所載其中多觸而少諱子孫之賢者扃錮不敢行而不肖者愕然如坐雲霧中不解祖父撰述爲何語間有詣門而求之彼且狡獪掩匿詫以

什襲之藏邀以千金之享轉展一二傳而皆已化爲鼠壤蠹夾中物或轉授竈下婦裁剪襪材甚則付酒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耳李貫之有道士也孝友忠信沉深讀書獨能收合先輩之遺編補殘訂訛不惜餘力頓使延陵諸君子之風流標格亾之子孫而傳之君手其亦有功于一鄉之文獻矣當今好古者苦不見嘉則蓬山三館四庫之藏而訪書之使如漢之謁者各道御史皆無專命則搜求隱籍不得不屬之二三弘覽博物君子貫之非其人哉貫之祖戒庵

老人好著書。垂九十不少衰。而貫之又能善繩祖武。正如談遷。世爲史官。向歆拔讐天祿。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令。其弘覽博物。代有本原。非世之剽竊家。可同日論也。若使倣貫之例。推而廣之。鄭澗際所謂。因代而求。因人而求。因地而求者。其法盡在乎是。他日異書輻輳四面出。史臣且將藉手焉。毋獨以延陵一鄉之文獻求之乎。

聞雁齋筆談敘

六經之支流餘裔。散而爲九家。自稗官出。而九家之散者始合。蓋其說靡所不載。故也。小說獨盛於唐。唐科額歲一舉行。才子下第。白首滯長安。不得歸。則與四方同侶。架空成文。以此磨耗壯心。而蕩滌旅况。故其文恍惚吊詭。多不經。而宋之士大夫。獨不然。家居退閒。往往能稱說朝家故實。及交游名賢之言行。而籍記之。有國史漏而野史獨詳者。王荊公云。不讀小說。不知天下大體。非虛語也。宋太平興國間。旣得各

國圖籍降王諸臣。或修怨言。于是收置館閣。給賜筆
札廩餼。使之編纂羣書。比時總計古今小說。得一千
六百九十餘種。吾朝文集孤行。而楚史獨詘。惟楊用
修王元美兩先生說部。最為宏肆。辨博而文亦雅馴。
餘不能望宋。而况唐與六朝諸君子乎。此得吾友張
元長氏雁齋筆談。其流便爾雅。似子瞻。而物情名理。
往往與甘言冷語相錯而出。劉義慶段成式所不恒
見也。元長貧不能享客。而好客。不能買書。而好讀異
書。老不能徇世。而好經世。蓋古者狷俠之流。讀其書。
可以知其人矣。豈特奄有九家而已哉。

古人備荒者。莫善於李愷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朱
考亭之社倉法。吾朝師其遺意。周公忱請建預備會。

見也。元長貧不能學，客而好客，不能買書而好讀。其
河以味其人矣。豈非濟世之術而引諸之流，讀其

康吳蒙先生募勸義穀敘

古人備荒者，莫善於李惺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朱
考亭之社倉法，吾朝師其遺意，周公忱請建預備倉
于州縣，王公廷相請立社倉于村落，似可鑿鑿施行
矣。弟子錢家迫於漁利而緩于市義，鄉豪不願倡，姦
戶不肯償，社倉之說徒塵飯耳。獨預備倉歲有積儲，
不出於官而出于贖賑，官欲改陳易新，則米穀化而
爲金錢矣。有司釁不響之鐘，胥史填無饜之壑，那移
影射，侵尅支吾，蠶蝗不在天，螿螿不在田，雀鼠不在

倉。皆人爲之也。至於水旱一來。公私告罄。攢眉束手。付之莫可誰何。不得已。請賑請蠲。豈能朝發而夕下哉。卽下矣。司農豈能遂覆。卽覆矣。臺察豈能遂行。卽行矣。荒熟豈能遂勘。卽勘矣。分數豈能遂核。卽核矣。曰折曰帶曰停。皆爲有田者設也。而非爲無田者設也。雖散粟煮糜。僅僅博升斗簞瓢。緩須臾無死。其不幸而僵仆桑下。枕籍溝中者。可勝道哉。吳蒙康先生。江右大儒也。經明行修。而尤蒿心于荒政。戊子歲大稔。先生始而鬻產。繼而鬻沼。減膳以助之。分麥以給

之。又籍其里中無告者。泣呈之縣大夫。頒賑有差。垂數年。而又有儲義穀之舉。時二子舌佃楚中。節縮飲食。得穀百斛。及來年。再得百斛。而又耻獨爲君子也。爲募疏。爲勸俗歌。譬之星星之火。似覺無多。然炎崑岡。灼鄧林。皆是物矣。陸賈尉陀之裝。通食三子以爲樂。而不及族。范希文義田。贍族而不及鄉。晏子內外待以舉火者。若而人。而不及荒。康先生空山寒布衣。周密懇至。乃如此。豈非難之難者乎。自先生倡舉後。仲子穗。與奉常少府諸君。廣而演之。遂成康氏義田。

乃初立則自先生募勸始。嗟夫。歲不登。望之君。君聽高望之官。官泄泄。望之吏。吏姦百出。望之間史鄉三老。間史鄉三老。多私少公。則望之宗長者。若使宗長者。盡如康先生父子。同姓異姓。豈必報名于有司。仰給于官帑。上無踏勘查核之煩。下無奔走候領之苦。以族救族。以鄉救鄉。視州縣之預備村落之社倉。名存而實亡者。相去萬萬矣。今士大夫脂田美宅。肥馬輕裘。陳陳紅腐之積。動以千百計。而坐視宗黨之阨羸瘠墨。如路人。如秦越。對面不顰蹙。轉睫不涕下者。是皆康先生之罪人也。帝臨下土。必視其德之所施。真偽廣狹。以爲食報之遠近。先生非牟利。非噉名。非索報于鬼神上帝。無爲而爲。善之最大者也。天胙後賢。竟以成先生之志。推此行之。天下續命丹。活人譜。豈有量哉。

栖真志序

余性好山水。既不能如焦先孫登。露寢窟居。又不欲如戴逵陶弘景。郝氏辦百萬貲。梁武起第。月給茯苓白蜜。但于九峰間。搜剔巖岫。芟除榛莽。結艸堂藥室。以居。牀頭惟老易。及栖真志而已。栖真志者。孝廉夏茂卿先生所撰。大約品裁類劉子政之高士列仙。而精微雋潔。又酷類臨川新語。讀之使人心曩洗刷。眉肉飛舞。恍然振衣解帶。挾我于罡風灝炁之上矣。先生束髮負大志。精綜三氏之書。筆端寸膚。能化霖雨。

顧久謝春官不上。閉戶著述。儻然抗域外之思。俯仰吟嘯。神仙耶。處士耶。其英雄之退步耶。吾不得而相馬。自古英雄玩世者。進則圖像麒麟。退則問盟猿窟。青山無恙。丹簡尚虛。上之如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無論已。次則希夷子。無名公。其得易最深。其霸王經世之略甚具。能悉歛生平之豪氣雄心。栖洛陽華山以老。蓋神仙處士皆半之。茂卿先生非其人歟。余退士無所知識。僅以丘壑烟雲自驕。而先生屬以栖真志敘。正如從捕魚人問武陵源。知有雞犬桃花而已。居者之爲秦爲晉。爲仙爲隱。漁父不知也。

食物纂要敘

天地生人亦甚偶巧矣。兩目兩耳鼻兩孔其竅皆偶。正如坤卦之象。口與大小便其竅皆奇。正如乾卦之象。乾宜上而反居下。坤宜下而反居上。此泰卦也。坤惟居上。故濁者變而爲清。食天之氣者惟鼻。乾惟居下。故清者變而爲濁。食地之形者惟口。口上鼻下。是爲人中。故曰。天地之生人亦甚偶巧矣。易頤卦曰。慎言語節飲食。中庸又言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世人病五氣七情五臟六腑之症。有脉可按。有情形

可摩。若飲食之病。或以驟而不覺。或以雜而不辨。或以日漸。日久而不著。不察。若孕婦小兒。益買買矣。婁江雲谷穆君。著食物纂要。最爲簡明。又與興化名醫陳丹宇先生三四訂正。然後行。之間其用心苦。其綜覽博。其考辨精。使賢者可以尊生。卽不肖老饕。亦且捫舌而懼。染指而退矣。夫醫司命也。以命聽醫。孰若以命聽我。况日用飲食。我爲政者也。若知味。則自然知節。知節。則自然可以身心俱泰。雖謂食物纂要。卽願卦節卦泰卦註脚可也。故樂爲敘而傳之。

秦稅紀敘

御史持國余公在臺中。鉗勒諸璫甚法。皆莊憚御史。御史巡關中。關中稅者梁。先聲懾之。膽落矣。曰。是嘗以司薪索小黃門者。是常案大璫某養子某奴者。是嘗械四方進金亡命兒者。于是欲詭中公禍。無短長。則陰結左右。置蠱潛毒。公公發其姦。嘔惡血。蠅蠱如菽者百餘。數昏瞽欲死。得不死。公之子震伯見公疏。日夜泣。挺劍躍馬。欲執仇。西入秦。交游遮止之。不果行。因慷慨作志感詩。未幾聞梁璫撤回。又作志喜詩。

詩不能盡者。盡載之。先後記中。讀之使人悲憤交集。涕笑橫下。真忠臣孝子之志哉。嗟乎。執法如御史。幸而勝。為公。不勝。為膺。為滂。為浮。為球。大則五屬。小則鬕。鉗。輸。右。按。耳。勝。則。震。伯。幸。為。子。不。勝。非。斬。仇。祭。墓。則。含。笑。詣。獄。豈。肯。出。龐。氏。娥。緱。氏。玉。兒。女。子。下。哉。賴。天。子。神。聖。臣。不。死。難。子。不。死。仇。戰。勝。而。肥。發。之。歌。咏。即。日。御。史。西。秦。還。出。此。讀。之。父。子。相。向。抱。持。泣。更。不。知。掬。幾。斗。淚。洗。面。也。震。伯。神。用。清。審。志。氣。貞。立。二十。時。從。京。師。短。衣。單。絞。尋。師。秀。州。匹。騎。走。三。千。里。風。雪。

中。津。吏。不。知。為。御。史。兒。此。可。以。觀。震。伯。矣。震。伯。讀。書。破。萬。卷。文。章。如。排。山。倒。岳。要。自。奇。男。子。細。事。不。具。論。余。讀。易。後。萬。事。灰。心。久。矣。為。震。伯。題。此。敘。得。無。陳。元。龍。豪。氣。不。除。耶。雖。然。龐。娥。為。父。報。仇。申。屠。蟠。十。五。歲。上。書。外。黃。令。頌。其。孝。義。蟠。處。士。也。而。少。年。意。氣。遂。如。此。余。何。恐。當。震。伯。而。失。之。震。伯。曰。某。曩。者。不。聽。諸。君。言。脫。身。往。何。若。余。曰。蠱。之。六。四。爻。有。之。裕。父。之。蠱。往。吝。象。曰。往。未。得。也。震。伯。曰。然。則。今。日。何。若。余。曰。蠱。之。六。五。爻。有。之。幹。父。之。蠱。用。譽。孝。子。

取香堂 卷之十
討仇志雖未行而譽章矣。御史傷於蠱卽以蠱卦
爲震伯一洗胸中之恣恣可乎。震伯笑曰善請更
記之時丁未小春夕漏下二鼓矣。

茶董小敘

范希文云。萬象森羅中。安知無茶星。余以茶星名館。
每與客茗戰。自謂獨飲得茶神。兩三人得茶趣。七八
人乃施茶耳。新泉活火。老坡窺見此中三昧。然云出
磨則屑餅作團矣。黃魯直去芎用鹽。去橘用薑。轉於
點茶全無交涉。今旗鎗標格天然。色香映發。訐爲完
他山輔之。恨蘓黃不及見。若陸季疵復生。忍作毀茶
論乎。江陰夏茂卿敘酒。其言甚豪。予笑曰。觴政不綱。
曲爵分愬。詆呵監史。倒置章程。擊斗覆觚。幾於腐脇。

何如隱囊紗帽。脩然林澗之間。摘露芽。煮雲腴。一洗百年塵土。胃耶。醉鄉網禁疎闊。豪士升堂。酒肉傖父。亦往往擁盾排闥而入。茶則反是。周有酒誥。漢三人聚飲。罰金有律。五代東都有麪禁。犯者族。而於茶獨無後言。吾朝九大塞。著爲令。銖兩茶不得出關。正恐濫觴於胡奴耳。蓋茶有不辱之節。如此熱腸如沸。茶不勝酒。幽韵如雲。酒不勝茶。酒類俠。茶類隱。酒固道。廣茶亦德素。茂卿茶之董狐也。試以我言。平章之孰勝。茂卿曰。諾。於是退而作茶董。

酒顛小敘

夏茂卿撰酒顛。後引東方酈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酒勳。辨哉。無以應矣。予不飲酒。卽飲未能勝一蕉葉。然頗諳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如憨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華胥無國。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真酒徒也。畢忘盜。未忘甕。劉忘埋。未忘鍾。俗人治生。道人學死。聖人之教。生榮而歿哀。是皆猶有生死在耳。然則將何如。樂天不云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無益不如且飲

王節婦完節編敘

蓋聞易著從一之爻。詩咏靡他之什。或尅面引鏡。或
 務耳用刀。或斷髮告誠。或截鼻見旨。誘之吉士而蘭
 蕙。不改其芳。說以大人而薑桂。彌植其性。伊嚶涕泣。
 豈惟行路傷神。慷慨從容。直使閨房砥節。厥有袁氏
 實嗣徽音。蜀袁氏者。司徒俞庭之女。茂才王賓之妻
 也。齠鬋柔嘉。弱笄婉孌。博綜師氏之訓。動符女史之
 箴。叶吉鳳占。通名雁幣。采蘋采藻。奉君子之清塵。鼓
 瑟鼓琴。得大家之雅度。千秋信誓。松柏結為同心。二

豎見歿芙蓉損其金蒂。含啼掩抑。顧影低迷。首似蓬
飛。心逾荼苦。玉鐃弛而不御。錦帶委以下垂。蟲挂明
璫。塵栖綦履。虺坐漆燈之側。減餐總帳之旁。無意人
間。願從地下。宗親曲為勸解。死生幸緩須臾。或趙氏
之孤可存。則若敖之鬼未餒。何期兩嗣連作。下殤龍
劍入津。雌雄拆偶。螭環斷玦。子母分飛。恨鴟梟之太
殘。嗟螟蛉之空祝。心灰意迄。淚碧腸枯。鬼伯侵尋。司
命無主。嗚呼痛哉。昔阮瑀沒而魏文悼其發婦。任咸
逝而潘岳哭其寡妻。然而穉女始孩。羣兒滿眼。非若

隻鸞單鵠。驟分破鏡之中。兼之一卵二雛。復攬覆巢
之下。伊誰舉案。若箇牽衣。慘既非常。命亦隨盡。倘使
邦君舉旌廬之典。天子頒表墓之書。幼婦攜辭。貞
姑賜號。流傳青史。應知骨有餘香。相見黃泉。畢竟面
無慙色。敢鐫琰琬。以俟丹青。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終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一

雲間陳繼儒著

集敘

蘇長公小品敘

自古五百年得名世易。得文人難。卽所謂名世。夫亦待文人而名者也。乾德丁卯。五星聚奎。竇儼指爲天啓文明之兆。而余謂長公足以當之。古今文章大家。以百數。語及長公。自學士大夫。以至販夫竈婦。天子太后。以及重譯百蠻之長。誰不知有東坡。其人已往。

而其神日新。其行日益遠。則千古一人而已。史稱孝武之時。凡儒雅篤行。質直滑稽。協律出使。詞臣名將。雲蒸霞蔚於其庭。漢世得人。於是爲盛。此帝王易爲豪耳。若長公起自西裔。中更擯竄。流落於蜃塢獠洞之間。出入掉弄於悍相獄吏刀筆之手。幾不能以身免。而其所遭人文之盛。實可與漢武比隆。長公以文安先生爲之父。文定爲之弟。先輩則韓范富歐。蜀公溫公。後輩則秦黃張晁四學士。以朝雲琴操爲達生友。以元章伯時與可爲書畫友。以趙德麟王晉卿爲賞鑒友。以參寥辯才了元爲禪友。以葆光蹇道士爲長生友。卽有懟而與之角者。非理學之正叔。則經術之介甫。而天地之人文。至此極矣。人文湊合。如五星相聚。而長公以奎壁之精。臨之諸君子。而當長公。不得不五色相宣。長公而當諸君子。亦不得不八面受敵。三鼓而氣不衰。百戰而兵益勁。此天授。亦人力也。微至於風流調笑。大至於患難死生。非惟不足爲公困。而反足以爲公文章翰墨之助。鐵之鎔而爲金也。乳之出而爲酪也。市人之驅而戰。竹頭木屑之羅而爲。

用也。惟長公能之。卽老泉頴濱不能也。故曰。古今文人一人而已。蘭亭不入帖。李杜不入選。無可選也。長公集亦然。如欲選長公之集。宜拈其短而雋異者置前。其論策封事多至數萬言。爲經生之所恒誦習者。稍後之。如讀佛藏者。先讀阿含小品。而後徐及於五千四十八卷未晚也。此讀長公集法也。楚中陳元植其選法先得我心矣。是故眉道人樂取檢定而序之。

米襄陽志林敘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故實未備。嘗發意排纂。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輒手錄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醜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序。予惟古今雋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脫而憚檢括。沓拖拉攤。沾沾藉藉。米顛氏爲口實。夫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擲斤置削。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一以董巨爲師。詩文

不多見。顧崖絕魁壘，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
蘓黃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
徒，皆愛而樂與之遊，相與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
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淨名海岳，自王謝顧陸真
蹟，以至摩詰，玉躡金題，幾埒秘府。而公之顛始不寒。
陪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至禋職，然潔疾淫性，不能
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語默，略以意行。
絕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敕寫黃庭寫
御屏，奮毫振袖，酣叫淋漓。天子爲卷簾動色，徹賜酒。

菓文具甚，則跪請御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不屈挫。
寄人尺牘，寫至芾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
始不墮狡獪。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張
長史得其怪，倪元鎮得其潔，敷文學士與高尚書得其
筆，滑稽談笑，遊戲殿廷。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
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沒於淮陽軍，先一月盡焚其
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
而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
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在芾。

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倪雲林集序

昔太伯仲雍。文身斷髮。奔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其後吳主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已封于延陵。倪雲林先生者。自稱倪迂。又自稱懶瓚。又自稱荆蠻民。荆蠻者。延陵之故鄉。而先生之所居也。先生癖人也。而潔爲甚。自太伯季札仲雍而後。梅福。潔于市。梁鴻。潔于傭。而指屈倪先生矣。先生高臥清秘。洗拭梧竹。摩挲鼎彝。此見潔者膚也。試問學道人。能于元兵未動。先散家人產乎。能見張士誠兄弟。噤

不發一語乎。能避俗士如恐免乎。能畫如董巨詩比陶韋王孟而不帶一點縱橫習氣乎。余讀先生之集。所謂其文約。其辭微。其知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獨先生足以當之。蓋先生見幾類梅福。孤寄類梁鴻。悉散家產。贈之親故。有荆蠻延陵之風。月清則萃。水清則澄。雲鮮露生焉。下此雖金碧丹青。滓焉而已。何堪與先生並。先生殘煤斷繭。江東之家。以有無為清俗。豈惟張我吳勁。卽置先生于孔廡間。度無愧色。或曰倪先生癖人也。似未聞道。余笑曰。否。否。聖人之行不同也。歸潔其身而已矣。

讀書後者。王元美先生晚季所撰。四部彙編。載也。初刻續彙時。其間多所放失。偶有書者。來殘書置擔頭。取視之。則先生詩文數卷。及讀書後在馬王岡伯得之驚喜。刻曰附集。藏于家。海內學士大夫。不能數數見也。許仲謙曰。此弇州生平極得意之作。

指極大獨先生足以富之。蓋先生見幾類梅福孤寄
頌梁鴻悉散家產贈之親故。有荆蠻延陵之風。其
則率水清則澄。雲鮮露生焉。下此雖金碧丹青。洋
而已。何堪與先生並。先生殘煤斷簡。江東之夢。不
無為清俗。豈惟張我吳勁。卽置先生于孔。不
入文。亦不同。此觀其良而了矣。道余笑曰。否。否。聖

新刻弇州讀書後序

讀書後者。王元美先生晚季所撰。四部彙續彙所未
載也。初刻續彙時。其間多所放失。偶有賣錫者。束殘
書置擔頭。取視之。則先生詩文數卷。及讀書後在焉。
王罔伯得之驚喜。刻曰附集。藏于家。海內學士大夫。
不能數數見也。許仲謙曰。此弇州生平極得意之作。
但恨繕寫多訛。甚則有數行後先顛倒舛錯者。一日
得王開仲。校正善本。仲謙喜躍。請以孤行之人間。而
因拈前四部中。讀書後附焉。陳子曰。先生批駁釋道

兩藏尤奇瑋宏博。此獨非書後類乎。仲謙乃與予重加參訂。共得若干卷。而先生之碎璧殘璣。收拾無遺矣。初先生遭家諱後。日與敬美次公。讀書萬卷樓。如所謂士衡住東頭。士龍住西頭者。已召起。駁歷中外。納郟節。遠近贊文徵文者。無虛歲。賓客觴詠無虛晷。猶時時手一編。見之論著。至于戢身靖廬。誓掃筆硯。而翻閱兩藏經。矻矻丹鉛如故也。先生慧眼辨才。與妙觀睿智。皆事事第一。且栽培之以國憲家猷。熏染之以交遊聳見。積習之以新陳歲月。試取少年晚年讀書後互味之。覺遲時跌宕縱橫。標新領異。如織錦而問天孫。食肉而問禁臠。雖眩目爽口。或出于偏師取勝者有之。至是霜降水落。鑑空衡平。奏刀必中觚。發矢必中的。抓搔必中痛癢。斷案一新。精彩萬變。非筆隨人老。蓋識隨人老也。先生嘗謂余詩文關鍵。出一字如獄吏平反。置一語如兵家律令。推而至于讀書法亦然。若書生輕於立論。論議馳騁。大放厥辭。嘗有驟發之數十年前。而慚悔于數十年後者。卽欲追取更竄一兩字。迄不可得。夫未能使自已解頤。而乃

欲使古人唯唯心服。無是理也。宋尤延之手錄古書。卽子弟諸女。亦令抄寫。視中秘且過之。而皆不傳。濡須秦氏爲金部員外郎。奏請田宅文籍。不許子孫分割。而竟不知零落何所。今先生論著。大約如呂氏讀書記。及鼂氏讀書志。每終篇標其大指。以備遺忘。而先生精確過之。其牙籤萬軸。雖未必一一無恙。而糟粕去。神髓存。則身後書籍之若存若亡。奚足論哉。閑仲爲先生小阮。校閱精確。最得真傳。仲謙太常次公孫婿也。尤嫻於瑯琊王氏一家言。謂四部若大海水。

而讀書後。則又海中之貝闕珠宮也。卷帙不苦浩繁。而學者得未曾有。卽以此孤行人間足矣。昔居南城。

靖廬。兩家子弟更相祖述。成泰兩公。兩公又轉委之。

曰。且以脉兩學使者。蓋麟洲先生。石先生。

歸自洛。一時四王震海內。然皆操制舉義相。

辰玉與余獨好爲古文詩歌。文肅公問之。弗訶詰。

辰玉每讀書。自首逮尾。矻矻丹鉛。雖數百卷。中苛細。

復主。下尾。大。

須秦氏爲金部員外郎。奏請田宅文籍不許子孫分
割。而竟不知零落何所。今先生論著大約如呂氏
書記及龜氏讀書志。每終篇標其大指以簡
先生精確過之。其牙籤萬軸。雖未
拍去神髓。存則身
而學者。豈未曾有。惟以此
入間。且矣。太常次公
而讀書。豈復又我中之
員。闕稔宮也。餘則不
法哉。

王辰玉集敘

往余與辰玉竝研席。時弇州公與文肅公皆居南城
靖廬。兩家子弟更相社。文成奏兩公。兩公又轉委之
曰。且以眎兩學使者。蓋麟洲先生歸自秦。和石先生
歸自洛。一時四王震海內。然皆操制舉義相券責。而
辰玉與余獨好爲古文詩歌。文肅公聞之。弗訶詰也。
辰玉每讀書。自首逮尾。矻矻丹鉛。雖數百卷中。苛細
箋註。不輕放一字。余曰。孔明略觀大意。淵明不求甚
解。而子胡自苦爲。辰玉笑曰。卿用卿法。我用我法。雖

然讀書與立身相似。要須有本末。非可苟而已也。乙酉。與余應應天京兆試罷歸。遊武林寓僧舍。山空月明。虎嘯戶外。兩人唱險韻。遞爲長歌。歌成而酒寒者。罰。往往鬪句如風雨。狎至。鶻兔交馳。落筆掣去。不復便能記憶。以後如此類者甚衆。丙戌。余擲青衫。辰玉從京邸寓書云。非久相從。爲楊許碧落之游矣。余荅云。楊許且置。朝川王裴。吾兩人故有成言。子勉之矣。戊子。中順天解額。十年不字。辛丑。擢上第。遂請終養。余迎笑曰。王郎信非食言者。辰玉嘆曰。吾歸非獨謝子。且以謝高饒兩公。兩公唐子方也。家君疏薦之。不報。今兩公尚頓田間。而余爲瀛州散吏。安歟。否歟。請自是日月而往。與子鈎深致遠。縱讀天下之書。無爲問輦上矣。噫。嘻。詎意辰王之竟至斯也。初江陵奪情。文肅公爭喪次。救吳趙兩太史禍。叵測。辰玉和歸去。來辭以招之。文肅公持以謂人曰。吾不歸。將無爲孺子所笑。辰玉方四十。名動京師。已當弇州公主盟。四方客輻輳門下。黠額曝腮。辰玉獨崛彊。以通家子見。不以北面見。曰。大丈夫豈肯寄人籬落。傍人門戶。然

弇州公數數從他所購其詩若文讀之輒曰才子才子。或與之順流而談古今成否得失之故。橫口之所出。橫筆之所書。小則解人頤。大則中國家膏肓肯綮。于是且嘆且驚。又知辰玉果天下士也。辰玉詩沉雄鮮爽。學韓杜。文章精辨宏衍。學荀卿劉中壘。久則機局新。爐鑄足。節制整。遂成卓爾一家之言。書法出入顏魯公。蘇學士。遊戲而爲樂府詩餘。卽宋元當行家。無以過也。分辰玉之才。自可蔭暎數輩。而不幸生於相門。爲門地所掩。又爲數十年功名所縛。若朝廷超格用人。如唐宋故事。決能吐去雞肋。何遽不爲李贄。皇韓持國。又使圭竇華門布衣終老。非下簾讀易。則閉戶著書。其制作度不止是。而志意不遂。命也。奈何。辰玉病久。執手顧余曰。吾昔與子相期。一人後歿。則請敘其文而傳之。今責在子矣。余低回不能答。頃念前盟。又應尚璽君遜之之勤請。爲銓次較讐。僅得集若干卷。行於世。昔者白樂天敘京兆元居敬集。燭下諷讀。淒惻久之。恍然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死一生也。題詩集後云。黃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唯將老年

淚一洒故人文。悲夫。余乃與辰玉今日適類此。余著述不如辰玉遠甚。忽爲吳兒竊姓名。龐襍百出。懸贖書於國門。假令辰玉在。必且戟手頓足作敘一通。爲余伸虎賁優孟之辨。而今乃已矣。後竟誰定吾文者。臨敘不覺三嘆。

雪香菴集敘

廬江相畹許公。繇司空尚書郎出守紹興。有雪香菴集數卷。皆卓俛新麗。拔俗辟塵。言言鶴背。上語也。公嘗夢與東坡夜談。明發得硯山於竹根間。硯陰刻蘓公小像。眉道人異而贊之云。會稽太守。夜夢坡仙。旦日鑿土。有石出焉。洗而視之。不彫不琢。丘壑天然。覆而視之。不言不笑。鬚眉宛然。文明以止。開必先。太守得硯。天司權。恨不持此挑米顛。豪奪詭取。空流涎。郡中聞之。欲爲建夢蘇閣。而公莫能止也。或曰許使君

故是東坡後身。余曰。其許玄度輩出現乎。昔王逸少不樂在京師。渡浙江與謝安孫綽築室東山。而許尤稱人外之契。遺書逸少云。自山陰至臨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左廬江人也。公生於元放之鄉。而又臨許玄度之會稽佳山水。目之仙吏不虛矣。公操三不惑。行三無私。郡閣清嚴。卽是金堂玉室。四野耕桑。卽是仙人芝草。遊有記。記有詩。填烟霞爲骨髓。鏗金石爲聲聞。異藻英篇。早傳當世。卽是自天元吉。珠宮玉檢之書。比之君家玄度。功德俱同。但太守二千石俸。頗饒於餌木耳。東坡詩云。旌陽遠遊同一許。長史玉斧皆門戶。我家韋布三百年。祇有陰功不知數。此語若爲今日許使君而設。坡仙以天然硯傳之。雪香菴主人有以哉。

詒美堂集敘

國朝四大儒。三大功臣。皆在浙中。近頗摧折。文苑循吏。傳稍見絀。獨耳劉祝公。自通籍以來。卽超超翔於世途。指目之外。宦不欲早達。平進而已。集不欲早就。晚出而已。祝氏纓綬相望。類古之公族世家。而公復以綺歲登朝。才力壯勁。踧踖跌宕。宕于古今墳史之間。發爲著作。皆蘊藉而有風華。肅括而有矩矱。亭勻而有隄翮。諧合而有奇音。卽鮑謝陶韋之詩。賈長沙陸忠州之文。可馳騁相上下也。生平雅道自居。篤懷靜

退韜光潛實。無間可窺。初爲王文肅公所舉士。當在政府。書餼削跡。卽弇州咫尺龍門。未嘗竿牘自通。聳動文采。以煇尺寸之譽。丙戌起家。乙丑。僅轉南京兆。遂巡三。四十年。垂今日始出。詒美堂集。行之人間。學士大夫。迫欲窺其名山之藏。而猝不可得。則往往以晚見公集爲怪。而不知公之得力正在此。其收名定價亦在此。昔者杜崔張素之書。衣袖如皂。唇齒常黑。筆成冢。硯成日。推而至于重耳之出亡十九年。勾踐之生養訓練二十年。取威定霸。率以晚得之。而况策

勲於翰墨詩文之林者乎。公生長海壖。渡錢塘。泛楊子。謁孔林。登衡岳。觀瀑布于楊瀝。酌丹泉于麻姑。督樓船于廣海。眺鳳闕于金陵。麾蓋所臨。悉見之。品題撰記。而又吐納張司空之十乘。李鄴侯之萬籤。縱橫八面而應之。發皇耳目。開拓心胸。沛然遊於至足之餘。砉然中乎大觚之窾。蓋學問醞釀。江山映發。歲月磨礱。交相爲助者也。公詩文大意在憂道閔世。立憲教家。直欲取叫號呻吟之故習。方言里語之新聲。一汎掃而空之。卽往代名家哲匠。微有異同。何能蟠屈

時流剽剝時調作轅下駒水中鳧耶。歐陽文忠晚年
編集卽篇許累日去取不能決遂至夜分猶未睡薛
夫人謂之曰寧畏先生嗔耶公徐笑曰吾正畏先生
嗔耳曾南豐謂張文叔三遇之未嘗爲余出其文其
自進甚強自待亦甚重爲可喜也古人重視詩文如
功名人品各期於晚節無憾而後卽安決不肯輕錯
一趾亦不肯輕一筆審固遲回久則終收未後之
全局非得道大有識力者不能讀公之集庶幾想見
其爲人可謂循吏之楷模文苑之耆宿矣故敘之

漱六齋文集敘

吾師自舞象時卽已名噪海內海內束錦結珮而禮
于先生之門者屢獵獵滿堂下不則遙聞聲而相慕
以爲儼然耆舊尊宿也比典謁出就客神觀偉如握
麈尾而屑雲霧五色矣結駟所至自王公大人而下
無不願私其片言以爲引重而吾師第委蛇以謝不
敏羞與噉名者共熠燿而爭蠻觸之角惟高臥名園
洗竹灌花上以洪漣侍兩尊人而下飭其餘以與一
二同調爲清夜游墨花酒鎗淋漓于石痕蕉蘚間或

出而時鼓名山之屐。長歌清咏。援筆千言。虛往實歸。明月在袖。則茲集可考也。蓋吾師之羽翼。可以擊九萬而息以六月。高可以懸國門。遠可以長洛陽之積。而乃欲寶之帳中。副之石室。以自扃其藏。某束髮受經。爲隙探而秘讀之。脩然其天樂之婉而導也。穆然其寒陰松影之布席也。決然而奔者。其龍門之激也。俄然而變者。其蜃城之化也。翩然其青鸞朱鷺之映帶于朝霞之末也。燁然其赤霞之界也。縱橫出沒。如顛史之醉草。永明之說禪。而公子之聽樂也。蓋吾師有兼材。故能賈其餘勇。以漁獵于千秋。有慧心。故能使五官六職。悉受成于三寸之筆端。而惟吾役。有山川都會。恣其游覽。鴻寶神冊。佐其丹鉛。名公鉅卿。雋流開士。歸其齒牙。故能翕張弘獎。進而摧鹿角之雄談。退而收雞林之駿譽。嘻。觀止矣。至于吾師之勁節干霄。熱腸如沸。其氣百折而不爲弱湍。百鍊而不爲繞指。又往往于毫楮見之。此非獨足以經世傳世。抑亦所謂鄒魯之于文學。蓋其性然也。某之操筆于吾師之門墻。廿年餘矣。蠹遊蠹測。未及悉窺積寶之淵。

今幸屬校次。乃得少嘗一臠。昔有學書者。書成而歸。師告之曰。過某山之麓。則啓函以視。既發。則硯之穴者。以百數。於是始大悔。返而受業。今某于此道類是矣。然則沒身不怠。以瞠乎其步趨者。吾師乎。吾師乎。謹執簡而爲之序。

竹素堂全集敘

往陸文定公嘗謂余曰。細閱後生。真有道欲談前事已無人。此東坡贈文潞公詩也。若必欲尋往人談往事。彼此俱作無口瓠耳。余曰。然則晚年何以爲樂。公曰。危坐焚香。手不釋卷。誦讀融液。流而爲詩。若文。此亦晚年最樂之真境也。余耳剽此論。求之吾鄉耆宿。獨滬海陳先生不愧斯語云。公嫺古文詞。發於制舉義。擢丙子高魁。名與顧叔時埒。己丑登第。獨請南曹。與同志共結清真會。直欲遡弘正。追六季而上之。自

尚書郎以至太僕。自河洛晉楚以至陪京。其敷歷十九在外。其數請數歸。又十九在丘壑。不在春明門熱人熱地上也。所居名曰涉園。園中有竹素堂五楹。虛其中以待客。東西兩楹。一貯書。一設榻。客至相與揚。挖風雅。盤礴泉石。命酒飛觴。卜晝卜夜。暇則手一編。呶哦其中。撰造幾于等身矣。生平無他嗜。敦古道。繕異書。卓然以主持名教。振起斯文爲己任。字挾風霜。語鏗金石。鴻裁英彩。業已不脛而走。雞林象胥之間。今竹素堂全刻。凡中年晚年之著作皆在焉。先立言。後體物。正如賈生以過秦爲首。荀卿以賦爲尾。卷帙編次。亦猶行古之道也。公腰有傲骨。故言必蘭潔。胸有直腸。故言必道快。筆有膽決。故能橫心橫口之所出。前可籠罩古初。後可壓倒豪傑。譬猶寒蛩切切。遇雷霆之擊而失其聲。細流涓涓。遇河海之奔而失其勢。凡僮父叫呼。書生號嘍。皆公百尺樓下客耳。他人好進。公好退。他人好同。公好獨。他人緝緝翩翩。公磊磊落落。不通朝貴。不登講學壇。乞駒隙見在之日。讀蠹魚未食之書。後先撰造。遂至府羣玉而藏名山。

真晚年第一真樂境也。劉夢得寡諧，乃以文章自適。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帝，而英華奇傑之作，日富日新。今滬海先生亦然。身經五朝，壽踰大耋，三鼓而氣不衰，百戰而力彌勁。精神肅爲舍利，古木蒸爲菌芝。其著作豈可歲月計哉。夢得詩云：莫道桑榆晚，爲霞尚滿天。公之謂矣。同叔美秀而文善，讀父書者也。請更緝續編而傳之。

天全堂遺稿敘

萬曆癸巳臘月三十日。神宗下嚴旨，遣緹騎逮南曹郎。曰譚公安公。譚諱一，召安卽小范也。公堂上書指斥君相，詞甚抗遂。逢聖怒，禍在不測。賴閣臣王文肅揭救，僅獲削籍歸。一時以唐子方推公，而以文潞公推王文肅云。公返里門，日從顧叔時兄弟遊，講學不倦。退處膠山之間，藝名花，瀹名酒，招邀親故，逍遙賦詩以爲樂。其詩仗氣愛奇而不雕潤，稱性應節而不纖阿。有詩人溫厚之性情，而無羈臣謫士仰天

長吁之痛憤。信乎其爲學道君子也。公未五十。鬚髮
皤然。嘗訪余山中。清散蕭疎。絕塵自上。曾未談朝籍
升除。及人間苑枯齷齪之事。顧望白雲。引杯獨酌。不
意別後。遂爾騎箕上天。今門上追念先朝遺直。贈光
祿勳。而未幾朝局日異日新。非復公上書時矣。嘗聞
癸巳除夕。神考將飲守歲酒。大璫環跽曰。王某聞
上怒部臣。在閣中哭未退也。上躊躇良久。罷逮公。
嗚呼。此景象今可再得哉。假公在今日。感時傷懷。必
有觸於喉嚨。而見於詩歌者。其將爲泣途之阮籍乎。
哭世之許子將乎。憔悴湘纍之屈大夫乎。抑亦委委
蛇蛇。和平如曩昔也。吾不得而測之。請質無咎丈夫
子。

寓林集敘

往貞父黃公。號稱海內儒宗。遠近負笈而至者。綦舄相嚙。絃誦相聞。久皆知名。取高第。爲大官。似與當路中分。天下士。而天下以詩文謁者。亦祈請無虛日。余訪公。睨而嘆曰。何致客之多也。漢曹曾門徒三千人。伏湛教授弟子以百數。時方兵起。驚擾。而匡坐談說不輟。經今

主聖時清。何疑於貞父公。登進士。拜進賢令。最負潔廉治辦聲。識者曰。文苑循吏中。興於此公矣。

天子欲召爲諫官。不果。徘徊金陵郎署中。獨策青騾。某水某丘。退則堅扃。捷自若。而方內外徵文之牘。又至矣。公委蛇談笑而應之。珠繫衣。餅寫水。無足難公者。已督學豫章。日校練經史。更得專力於文章。其著書幾與身等。名幾與代興等。造物巧妬。付之祝融。東歸以後。門人弟子。訪舊拾遺于不灰之木。得若干卷。而先行其文。富哉言乎。發皇天人古今治亂之略。具矣。間有獻酬羣心者。世倚公一言如司命。孝子不得無以子。寒士不得無以士。集不得無以行遠。銘不得

無以取徵。賈不得無以通五方。而走重譯。故公文較多。雅亦自負不輕諾。而天下尋聲者。羶緣實者。跡數欲逃於塊莽無人之墟。而無可奈何。嘗撫膺嘆曰。今而後始知朋來之樂。終不如色舉翔習之大快也。林宗弘濟。括而爲居。藺太丘道廣。反而爲獨。復老筆彌健。權度彌嚴。演漾澄泓。春容和雅。吾不得而涯涘之。其希聲晚來之至文乎。昔楊誠齋少作千餘篇。至紹興壬午盡焚之。曰。今老矣。未知能變否。變矣。未知能進否。此焚後悟後語也。公詩文屢變屢進。大類誠齋。

其拂衣高臥亦相類。生平強項多骨。見微知著。落落無用世情。而今世亦不易用。卽用不能盡公六虛八面之奇。惟詩文數卷。公一生楷模所獨寄。稍賴門生子弟。爲收之餘燼。而行之人間。覺曩者致客之多。公今日始得其力。然則朋來果不足樂歟。公有寓林集在。豈復爲人強著書。南屏之南。且翔且集者若而年矣。無溷乃公爲矣。

駢雪齋集敘

戊午元旦大雪。余與二三同好。擁爐命酒。酒後呼侍兒捧雪蘸墨。曰。今日了張觀甫駢雪齋集敘。蓋觀甫世居金陵。其尊人德馨將軍好詩。觀甫自縮髮卽工有韻語。德馨誇示坐上客曰。此吾家獅雛虎子。非特氣可食牛。卽百獸聞之。且將腦裂矣。已試武闈。舉上第。主司讀其文曰。才子才子。初將婁江。再將電白。三將翁州。所至聲實相副。威能止小兒啼。清能使鬼神服。檢其裝。絕無嶺南珠。吳門練。僅詩草數卷而已。當

事者輻輳騰薦業已加銜副總戎與大將軍協守全浙度其躍馬枕戈似無暇受簡抽毫而觀甫以少年部署諸宿將皆廩廩約束目今海不波風不腥晏然稱東南半壁者已四載於茲矣觀甫以不律爲刀劍以陶泓爲營壘以側理爲旌旗以喻麋爲血戰以章法句法字法爲節制部伍以飛揚閃鑠爲鞭電駟霆耀日繪月而詞場中始稱八面無敵觀甫之詩法卽古司馬之兵法也而謂有二乎哉假令觀甫非通才決不能讀萬卷書不讀萬卷書決不能當筵對客登

高作賦精麗高雅滾滾出騷人墨卿上無事則約言如鏃修言如矛有事則上馬作檄下馬作露布此不過談笑彈指間耳吾嘗讀張桓侯刁斗銘又讀張睢陽判若詩恨其全集不傳今觀甫當實主聖時清之候垂名山大川之篇印如斗筆如椽文武兼資身名俱泰卽君家兩公不能如觀甫之遭也故樂而爲之敘。

漢以後出於郡縣吏。今季重經術吏治業已有聞於時。而數起數躓。乍沉乍浮。凡生平恠恠奇奇。磊磊落落之精鬼神審。百未得一舒。而并其所謂天民秀傑者。強半出於詩。弄丸舞劍。擊筑扛鼎。其筆力耶。堅白同異。炙輠譚天。其嘲諢耶。五百義士。六千君子。其駢策使令耶。去陳言如仇。故郟噬邪解如反。惡聲滿腦。肥腸穴胸。洞腹海內。二三同志外。誰敢與之耦敵。衡視者。彼捆束聲調。如墻上趨。轉側姿媚。如盤中舞。季重直醜而唾之。斯亦可謂蕪林之雄已。客謂季重代

興。曷不操齊魯吳楚音。夫正惟不齊不吳不楚。乃所以成王季重。季重詩膽。方且鞭風霆。移星宿。臨魔鬼。赭五岳。欲使童。煮四大海水。欲使沸。瞠聖人不受。睨神仙不爲。而肯雕蟲畫鷲。局促諸君子。轅下乎。季重忠孝人也。太公老矣。摘之蹠則蹠。杖則杖。官俸所入。半以衣食五宗。及落鬼誰何之游士。不矜其能。不伐其德。不驕語貧賤。卓然皆古英雄之大根大本也。特以俠腸熱而善柔。俠骨悍而善藏。俠氣猛而善調。世無明眼人。不解物色之。遂謂季重但經術吏事中民

晚香堂 卷之一
譽耳。正如李杜大俠也。而目之爲詩人。度兩公終未
首肯。子美兒畜嚴武。太白奴使力士。兩人酒酣登吹
臺。慷慨懷古。旁人莫測也。詩者不必俠。俠者必能詩。
卽稽叔夜子房之句。陶淵明荆軻之詠。皆有深心焉。
何獨於季重而疑之。季重自題曰擬存。其詩存。則其
詩俠不妄矣。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一終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二

雲間陳繼儒著

詩敘

唐詩集註敘

余纂有十異人傳。西陽唐君其一也。君四歲喪明。猶
未受師句讀。問之八方五色。不復有。若聲音點畫種
種文字。懵如也。稍長。堅坐無所事事。輒以耳受書。從
旁讀三番。旋即記憶。久之貫串經史諸子百家。及稗
官言。而最喜作詩。有集行于世。多爲通人所賞。太守

繩齋許公延見賜粟帛。鹽臺修齡楊公旌其廬曰耳
學淹通。又捐俸爲君刻唐詩集註。而陳罔卿張參知
諸君爭資助之。其詩幾百卷。大約昉高掾正聲。及李
于鱗選而稍益之。精汰諸箋。附以己意。典而覈。裁而
文。既不培擊古人。而又鮮遷就附和之弊。譬如古太
師審樂清濁高下。皆從靜深篤摯中來。彼后夔季札
雖精專門。不逮也。世人不解詩。遂不解奇君。卽奇君
者。不奇君博而奇君日。嗟乎。此未易與俗人論也。經
云。天去地八萬四千里。吾曹仰天而見日月。則日有

八萬四千里之分量。若無日月。又無燈光。目雖具。悉
與唐君等。第世界人。但能以三光見。而唐君又能以
不見見者也。其書無所不流覽。其箋註無所不採擇。
不握管而筆端有眼。千手眼皆備矣。今人六根具足。
授以此詩。不解句讀。或以上註下。或以下註上。首尾
顛倒。莫知指歸。間有因文解義。略雜音聲者。非熒火
借光。則眼中着木。拂子相似。試與唐君說詩。吾不知
其明睛果安在也。古之異人。廢心而用形。今之異人。
廢形而用心。好學如唐君。覺上帝之五官無權。而蒼

頡之六書可廢異哉。有目者得此詩而讀之。將無愧死也夫。

楊少詹寧澹齋詩集款

蘓文忠云。仁宗朝有十三榜。數其前三人。凡三十有九。不至公卿者。僅五人而已。萬曆甲辰之榜。崑阜楊公魁兩元。海內想望其枚卜。大展經綸。大平之手。而位不登上袞。年不稱上壽。往往致疑于人理。歸責于造化。將無蘓文忠之議論。果未足信歟。抑亦時異勢殊。前無援。後無推歟。頃。皇上特敕公舊勞。贈少詹。賜祭塋。縮髮孤孫。齒于胄子。聖天子恩至渥矣。識者追悼公有出門折軸之恨。余曰。是何足以知我楊。

公也。卽以宋論。由鼎甲晉公孤者。獨王呂不愧科名。其他或化爲飄風冷烟。或散爲飛蓬敗藿。兒童故老。愕不能道。名位里居者何限。而王龜齡張子韶文文山。人品才華。亘古今烜赫如故。然龜齡子韶以禪爲詩。文山以流離顛沛爲詩。使人憤使人怖。使人掩卷不忍讀。讀不忍竟。公當神祖壽考。作人之時。遼充黔蜀。靜于安孟。士大夫恥談兵。材官良家子。亦未有舞劔弄槊。介駟馬面馳者。朝廷但妙選宿學巨儒。入侍光考。公等荷橐簪筆于鸞坡虎觀之間。退而賦

詩。以咏歌至治。獻酬群心。金石俱鏗。廉肉相準。藹然仁人之言。粹然盛世之音。公亦不自覺其和雅醇深。一至于此。此皆時爲之。亦公遭際然也。往吾友唐元徵謂余云。皇上深居法宮。數歲不朝參。輦上諸君子。裘馬休休。美食甘臥。惟吾輩講臣。聞雞盟櫛。急趨建章門。供奉東朝。每遇雪虐風饕。凍齒嗑擊。暑雨驟漲。馬踏泥淖中。病不敢賜沐。勞不敢乞假。鞅掌憔悴。視封疆外吏。勞且百焉。余曰。如公云。講官殆無殘隙餘晷。而吾讀崑阜楊公詩。字鍛句煉。思路微。紀律

整魚魚雅無一語旁綴輕放者。何以故。元徵曰。初楊君帖括之暇。喜攻風騷。駕輕就熟。神調筆暢。非入木天時。始造次學有韻語也。予直染其禁臠肉之一倪耳。元徵公座師唐宗伯也。屈指此言。相去不二十年。光考纂服。講求遺簪故劔。思得講幄舊臣而召用之。元徵騎箕。公亦遊岱。當時如霆如雷。朝野稱第一等人物。無復在。帝左右者。幸詩之一百四十篇。不淪爲泰山碑廣陵散。則次公扁藏繕寫。與門生卓令君捐俸流傳之力耳。若夫廷對類董生。典試類歐陽。橫經竭沃心之忠。掌制得代言之體。高文大冊。奧旨宏詞。近可獨步一時。遠可垂耀千古。非久將懸國門。不令此詩孤行而已也。公識鑒精明。操履堅正。得王文成良知。及閩洛豫章講學之功。居多。生平庭訓。惟清白孝讓爲諄諄。今朝廷世及之典。請之次公。而遜之猶子。其門風雍穆可知矣。官居金馬。養類木雞。科名之外。公別有與天壤俱敝者存。豈必朝脫碧紗籠。暮佩黃金印。人羨黑頭。帝詢黃髮。窮人間蔗境。槐宮之樂。始大快然。天下事豈能一手把握之哉。公

有道君子也。度必點首于余言。

脩園詩稿敘

古詩云。因緣苟會合。萬里猶同鄉。此言定交之奇也。天寶間李康成選玉臺後集。自陳隋而下。凡二百九人。而李杜高岑輩。與康成同時。獨遺選中。何況千秋重譯之遙哉。唐大來才名噪滇中。以明經入對大廷。遊于吳楚。本寧太史。修齡侍御。以及吾鄉董宗伯玄宰。膾炙其文。不釋手。萬里論交。遇合亦已奇矣。而大來顧獨深沉于詩。嘗讀其脩園集。靈心道響。麗藻英詞。調激而不叫號。思苦而不伸吟。大雅正始。而不入

于鬼詩童謠里語方言之俳陋。卽長吉玉川復生能驚四筵。豈能驚大來之獨坐乎。余嘗嘆陸賈南中行記。韋臯西南夷事狀。不經見。爲千古恨端。自趙宋玉斧畫大渡河。棄之異域者三百餘年。賢人絕附驥之榮。王道貽隔化之訟。賴聖祖恢還版圖。用修纂葺文獻。今南夷西僊之長書。積五車。樓名萬卷。或不得秘典奧墳。則更相嘲笑。以爲愧耻。蓋文明至今已極。而大來適生其時。發皇家學模範先民。斯亦用修衣鉢之一助也。大來神用清審。志意貞立。當安奢煽禍。貴竹爲梗。大來匹馬從嶺右間道行。上無飛鳥。下絕人踪。腰箭橫鞭。擊石吹火。凡七晝夜。始得出菁篠莽蕩中。繭足萬里。訪眉道人於空山。余震駭相勞苦。不得怡。而大來謂吾友天下士。方自此始。真磊落奇男子也。今出其著作與中原巨公相上下。得時而駕。則陸賈韋臯之流。豈獨以詩文行於象胥雞林而已哉。

馴鶴樓稿敘

吳表東海。推王弼洲。楚表南岳。推李大泌。余不佞常侍兩先生談。稅而大泌竊有憂色。曰。詩文厭剽襲。則流而爲鑿空。喜鑿空。則流而爲杜撰。近且攙入方言里語。俳調俚詞。自詭爲回換一新。而不覺在魔據其心。臍無文之言。能行遠乎。大有力者。欲出而掃除更新之。莫若以多讀書。少應酬。爲第一義。其在我鄉之錢長玉氏矣。不佞與長玉別數年。已魁壬戌榜。官戶曹郎。識者恨不以木天處之。而長玉獨否否。出權滸

聖關關政荒政。傳播於四方。往來之口。而立祠於五
達水陸之衢。蓋古者有德有言之君子也。余經經不
願叩關。而長玉則寄馴鶴樓稿示余。富哉言乎。得無
啖綏山桃而豪。食哀家梨而快乎。長玉自少以千秋
自命。雖治公車言。每飯不忘鉅鹿。釋褐以來。篤購今
古異書。博綜該覽。醞釀欲成一家言。而數以簿領賓
客奪之。然猶簡應對。謝獻酬。踖壁篝燈。終宵孤坐。仰
而思俯。而讀。出之以橫口。橫心。助之以怒生。怒號。怒
飛之筆力。滾滾乎。壹似洞庭雲夢之吐吞也。大招浮

湘之吁駭也。椒蘭蘅蒹之芬芳也。山鬼雲中君之縹
緲恍惚也。明徽伊始。譽業方新。自茲以往。駕長轡。騁
修塗。吾安能究其所詣。所謂其官可及其年正不可
及耳。王弼洲嘗語余。昔在爽鳩署中。日與千鱗手抄
史記文選各一部。舉觥抽誦。以記否為賞罰。即大泌
批閱周禮。以及南北史。皆有小識錄。他經傳稱是二
公讀書在弱冠後。未三十在起家進士後。不自經生
時也。積玉成圃。萃珠成淵。稅苑主盟。雷抨霆震于東
海南岳之外。前茅後勁。楚實有人。今舍長玉其誰哉。

長玉風神條暢。志意貞立。厭薄彫蟲。別有軌正督世之意。然滿腦肥腸。時溢而爲振世奇作。于役黔中。撰使楚記。參錯古跡。始末於雲烟過眼之間。大類山海水經註。視零陵圖志。長沙風土碑。奇麗過之。此記之創體。而王李集中之所無也。則發于讀書至足之餘。故也。千秋大業。得長玉大有力者。負之而趨。直取邇來鑿空杜撰之陋習。掃除更新。使人復見左史屈宋之威儀。豈惟張楚競卽弁洲大泌而後。代興無疑矣。故樂而敘之。

渡淮草敘

吾師遡江及淮。春秋已七十五矣。不荷陶輿。不攝謝屐。興所至。必遊遊所至。必贈答題詠。或巨公設醴。或同儕載酒。其他欽風問道。踵相嚙而叩者。幾不能容坐。而吾師悠然應之。曾無倦色。望見者以爲神仙。然四五月之交。暑氣燔灼。靈雨徹日夜不止。低頭蓬底。良爲師苦之。及見渡淮草。天真爛熳。老筆紛披。既可立驅旅懷。兼能坐忘暑雨。雖馳萬里。負五岳。何足難吾師哉。吾聞淮渦有水神。曰支無祈。頸伸百尺。力踰

九象禹命庚辰鎖大索。穿金鈴。置之龜山足下。而水
患始平。今自淮以及吳越。水且稽天。將支無所復出
人間。則請何法以鎮之。師笑曰。我過潤州。訪米南宮
之海岳。登金山。陟蘇子瞻之妙高。何意覓漂母金。亦
何力與水神戰。子姑讀渡淮草。以示我之豪于游。且
豪于詩而已。儒退而喜曰。師如是。其壽蓋無量哉。

五言詩敘

張平仲使君居游墅。日在水聲雲氣中。閉關以後。疏
巾單複。但擁一編。煖一鼎。吸數升惠泉耳。曰。我飲冰
焚玉。不愁權政。愁客至。頗妨清臥。昔關尹喜。僅一青
牛翁。今四方貴游。輻湊度關。又無五千言授我。僕僕
腰領。奈何哉。余曰。孔明不居成都。而好居南陽。彼豈
真戀戀隆中。直以南陽當天下之衝。因以延攬四方
豪傑。而且得周咨時事。故語孟公威曰。中原饒士大
丈夫。何必故鄉耶。此可以識武侯矣。今權事誠不足

煩使君然。賢士大夫道經于此者。皆欲識張使君賢。使君因得以議論物色三五豪傑。以備國家異日緩急之用。則澣墅官舍。故平仲之南陽草廬也。使君曰。余則安敢。且性懶不解訓對。惟除土種蔬。結棚覆松。一望西山朝爽而已。興至間一賦詩。詩亦不甚夥。五言詩。僅得三十餘章。僕讀之。骨蒼而韵俊。神清而調真。其虛和安雅之意。具見乎辭。非特劉長卿五言。城不能抗衡。卽老子出關五千言。無煩強授書矣。

芙蓉庄詩敘

吾隱市。人跡之市。隱山人跡之山。乃轉爲四方名岳之游。如猿獨跳。不顧後羣。如獅獨行。不求伴侶。樂矣。然丹危翠險。梯腐藤焦。每欲飛渡而空躡之。無乃非老人事乎。計莫若退隱田園。因作田園詩。張嘯翁許爲同志。和以見眎。并出芙蓉庄詩若干卷。屬余讀之。余笑曰。今詩人集滿天下。其投贈寄懷。率輦上君子。凡通顯有位望者。輒字之。幾于無等。至問其交情。始未或彼此不相識。卽識彼亦不復能省記。而必欲臚

次其姓名以爲行卷羔雁之贄。大都一仕籍而已。嘯翁憐而唾之。凡與交游唱和者。汰不書。所作皆分梅種竹。移菊莼蘭。蒔茶采藥。及料理農桑漁樵之事。事真故爛漫而流便。興率故簡至而酣暢。心細故精綜。而條理品潔。故幽微而踈快。調高故孤直而清迥。讀其詩。想見其胸次。且笑且啼。且傲且俠。且醉且醒。且仙且隱。日混村童。庄客之中。而神游于時局。苑枯同背之外。古者罷侯種瓜。逃相灌蔬。龐公條桑。雲卿織屨。其意念亦若此耳。四君子密藏。遵晦。并文彩不少。

見吊古者。深以爲恨。而嘯翁尤幸有此集。流落人間。使人名利之心頓忘。烟火之燄盡息。雖逃世而救世之功寓矣。嘯翁數招余。頗切義。不忍作鐵心人。終當一叩芙蓉庄。飲李公窪樽。臥皎然桃花石枕。醉呼張志和。汝曾見而家嘯翁田園詩否。各皆未冠未娶。都

志味或曾良而家獻餘田園荷否

一曰芙蓉主增李公雲軒用如然林亦不林。相刊。題
之。以寓矣。獻餘。樓。卧。余。飲。以。美。不。忍。升。學。小。人。孫。當
射。人。各。保。之。必。飲。志。臥。火。之。類。盡。息。雖。如。母。而。妙。世
與。世。中。添。秋。以。為。秋。而。離。餘。文。幸。而。此。身。亦。落。人。間。

借竹軒稿敘

元美王先生嘗曰。古之精刻於言者。往往不盡其本
壽。楊子雲。逃而息于玄。顏延之。逃而息于酒。以此差
過七袞。而要亦不盡然也。構李金伯韶。自髫年慕古。
喜為詩。十九領鄉薦。與陳伯符齊名。皆未冠未娶。都
人士詫謂一時頓有兩璧人。公車往返。忽遇賢豪。輒
為停驂駐轍。相與纏綿數日夜。而後別。別則猶未能
遣諸胸中。往往見之。夢寐詠歌。至于登高臨深。自泰
山始皇廟下。邳留侯祠。以及齊魯燕趙之墟。蕭寺旗

亭。練裙紈扇。無處非伯韶詩所在。淋漓跌宕。獵獵如驟雨怒風。筆落紙飛。強半爲從旁掣去。賀之囊球之瓢。十而不得一也。余讀其遺稿。漢書評小史論淹雅。精辨。大類洪容齋。沈夢溪。詩文典則溫潤。潔淨爾雅。茅甲之以性情。肅括之以紀律。上窺陶謝。下亦不失錢劉。識者目爲秘書金馬之才。而遽赴上帝玉樓之召。良可哀已。伯韶秀結英飛。絕塵自上。常欲悉出精銳。一當海內文人。使之面縛啣璧。束手於軍鼓之下。而後已。然而秉尚清虛。好與老僧共論楞嚴微旨。壹似子雲之逃于玄者。六擯南宮。略不以此屑意。三雅而醉。三商而起。客至弄觚。仆斗復如初。高談霞舉。微言風集。壹似延之之逃于酒者。夫逃于玄。逃于酒。而又不及楊顏中壽。弇洲王先生之論。然歟否歟。公朗九齡。亾父便能讀父書。泣叩慈帷。訪求遺稿。殘璣斷壁。悉從蛛絲蠹腹中得來。其幾不爲廣陵散者。倖矣哉。伯韶無年。尤幸有子。故重公朗之請而敘之。

醉吟草敘

吾友吳鳴球以山陰名家隱于婁江婁江自王司寇
奉常遊岱海內騷人墨卿不復至莫適問主盟者獨
鳴球與李伊玉遊從甚數更相飲更相賞更相倡和
而吳醉白啣杯抵掌其間睥睨噉名兒幾不復安之
眉睫上三君嘗過余論稅余謂鳴球曰山陰有王季
重詩文橫絕一世錦人機錦玉人攻玉非王季重不
可鳴球肅衣問道擊節不容口因徧贊于座客倪太
史諸公人人恨得鳴球晚也鳴球詩清快犀利闡然

有古色。正如寶劍三千。埋闔廬墓下。時時向山椒樹。杪間騰發。夜半光怪。豈不甚奇。若進而渡錢塘。試問武肅王射潮之弩。非以弩勝。以氣勝也。又進而遊會稽之山。禹會玉帛之諸侯者。萬國濟濟。鏘鏘來賓。來王此。非以氣勝。以禮樂勝也。鳴球自山陰歸。其詩精猛蹶張。大有氣。法度森嚴。又大有禮樂。合吳越之勁。盡洞入詩中。而生平酒人俠士之剛骨。亦稍稍見焉。豈得醉吟之助乎。卽以此名詩草可矣。

竹香齋詩敘

余訪武山葛氏兄弟。得詩壇于桑篠中。蓋伊祖老楊居士。與吳門文徵仲。唐伯虎嘯歌處。宛轉數十弓。則寶甫竹香齋在焉。昔宋南轅諸名公。或扈駕以從。或遁而散處。歸洞庭。閉門課子。暇則種花莖菓。以爲樂。故洞庭極有古風。其子孫賢者。更數十世。往往遵禮導義。好客能文詞。如寶甫葛君。其一也。君樂從長公震父游。讀書日苦。而詩日益工。玉琢錦洗。塤唱箎和。其詩清真幽淡。率以襄陽輞川爲宗。卽近世聲調如

王李流便如袁中郎海內艷而習之。而實父獨不爾。又屏跡山澤力追古道。凡少年通脫排率豪士錯忌罵訶俱葛氏兄弟所掩耳而不願聞也。識者欲避世洞庭。惟葛氏可以結隣。卽入山尋伴相與行吟于峯巔水涯。舍實甫兄弟莫適爲主。亦鮮有登壇授簡而當詩敵者。實甫詩本諸性情。興至則吟。客至則和。譬之春鳥秋蟬。聲響非昔。而光景常新。此真山林中之鼓吹也。王季重恨兩洞庭峯筍不蠹。壑布不飛。願請之于帝。以巨靈胡贇詔入台蕩。亂剪數十峰來。仍割其棄餘泉瀑二十通。銀飛雪掛于花山縹緲之上。而游始快。余謂兩洞庭已饒有奇勝。所不足者。豈山水哉。但少詩人如實父兄弟耳。實父何如。曰有竹香齋詩艸在。

倚劔亭草敘

余纂逸民史二十卷。曰逸民如野燒。草灰而根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此史之所由作也。睦州有逸民介如汪公。垂髫學聲偶。見賞通人。縫衣數十年。噌磴不第。退而課子授書。諸君皆通籍貴顯。而比部客星君志操尤異。公笑曰。兒能是。翁復何憂。惟有掀髯捫腹。作太平老詩人耳。公詩有倚劔亭草。其咏物描寫最巧。其紀遊敘狀最工。贈答纏綿而有情。寄懷感慨而多致。吐納清真。駢使流便。讀之如在喉嚨胸臆。

間。而不知公之朝組暮織。日煨歲煉。所謂筆隨人老者也。大抵子弟憑藉父兄。流而爲驕。爲橫。父兄憑藉子弟。流而爲愚。爲俗。公榮利不知。生產不問。飲食惟詩。寢處惟詩。幾忘其老之將至。公常有句云。若無著作千秋業。何限漁樵七十翁。髮短心長。自負不淺。蓋公以公重。雅不願以子重公也。釣臺千尺之絲。若絕若續。垂唐而有雲英先生。結廬白雲村。垂宋末而有晞髮先生。無日不遊。無遊不飲。無飲不痛哭。此雖凜凜高風。而至今稱述人口。則大半亦以詩故。今公有詩草流傳。非惟見公精神文采所由寓。卽身享五朝康寧之福。目擊諸子志節之賢。視方干謝翱。遭際幸不幸。何如哉。故樂而敘之。且以譜諸逸民之史。

題秋潭詩敘

余交秋潭師三十年餘矣。非禮不動。卽動亦不可得。時然後言。卽言亦不可得。晚投黃葉庵。修竹百竿。老桂一樹。村深水曲。雞號憐飛。一味闐然。塊坐而已。第師名自微而顯。客造請無虛日。然僅見師者膚耳。若其容與出沒。如鷗戲春海。飛動險快。如龍躍天門。卽唐宋以來。詩人之能言者。未之或先也。師究心生死一切語言文字。直作鸚鵡嬌。秦吉了。無復置輕重胸懷間。而讀其詩。則居恒枯木寒灰之意。隱隱見于筆

端昔人謂詩不在廊廟不在山林而在方外信非虛語。昔于頔守吳興。集賢殿御書院有命。特徵皎然集頔。遂採而編之。納于延閣書府。此事豈可望今日第詩中有元紫芝。僧中有黃叔度。而不以昭示來禩。皆吾黨之故也。故熙時屬敘陳子而傳之。

吳凝父詩敘

癸丑結夏洞庭。先有私戒。此去科頭抱膝。非詩人不見。既至翠峰山。居履綦榻。嚙。有客不通名。而唐突特甚。麻衫草履。余蓋望而知其爲吳凝父氏也。凝父故名。家性不喜山中。卓鄭之習。而顧獨嗜詩。詩清遠娟秀。本之以情性。而擬議之以古人。久之自成爲凝父一家言。當其研深入微處。真堪與王孟入林。而其次亦絕無郊瘦島寒之病。貌得凝父者。或詫其骨見衣表。疑以爲深山道士。而余每手其詩。輒謂數千年西

子之黨不在東西洞庭而在凝父詩卷中。可一覽得也。凝父素心。欲髡髮不可得。捨松枝酌清泉以獻母。退則自詠自歌。其踪跡半在笠澤蕭寺間。幸而得志。爲垂綸捧釣之志和。筆床茶竈之龜蒙。不幸貧以老。則依浮屠氏。如陸鴻漸擊木痛哭發之爲長吟短謠。以寓其畸人狷者之意而已。故自序其詩曰寺稿者以此。至李山縣茶肆。亦嘗不飲。而自突。吳凝父詩卷

曹儕孟詩卷序

一論其亦可以見吾儕孟也夫

畫由禹之鑄十二鼎始也。後世緣而爲畫。畫幽風及鎖諫之類以寓諷焉。故雖出于繪人之手。而其迹則附經以行。自宋立畫院。使諸人待詔其中。率以粉墨賈寵。于是繪賤而高人奇士如黃痴倪迂者。僅以酣歌廓落之韵。寄之山水。率非爲名也。夫詩亦然。詩始于康衢之謠。徵其音。足被絲竹。然而未嘗有意于詩也。豈惟三代。卽曹孟德。簡練軍旅。不端端以詩擅名。獨時露于橫槊飲酒間。至子建。以才著。而意緒大可

憐矣。故詩者英雄男子之唾餘。非千秋物也。詩至曹
儕孟神矣。亮節激響。如吐商金而叩哀玉。蓋嫡視晉
魏以上。而季孟開元大曆之間。儕孟于此道何所不
有。然豈足以盡吾儕孟奇也。生平少有奇畧。方將服
乘海內之上駟。以立見其穎。曩者制舉一出。往往折
其曹耦而屈之。茲特儕孟之餘音。剝馥爾。譬之芙蓉
紅樹。足以裝綴溪山。第謂能盡秋色未也。雖然。今人
見王痴倪迂畫。千載而下。如想見其磅礴不羈。睥睨
一世之意。今手此一編。其亦可以見吾儕孟也夫。

陳無非詩敘

古人生同時習同事。美不能兩勝。則名必有所掩。名
爲所掩。則兩相遜避。獨割一席以擅其名。夫水火之
不相親也。子午之不相見也。蓋各司其事。而卒之火
燥水濕。子進午退。皆有以相化工。而載陰陽之權。以
收利于天下。吾鄉陳無非爾。有振長三君。皆俊年也。
澤泖磨盪。結爲彈丸。乃有三子。分茅而聚國于文壇
之上。所治詩秀可食。翠可滴也。一掌之地。安能勝三
子。顧無非竟以偏師擣浙士之窟。而空其羣。以麗祖

宗之苗裔。爾有兄弟。燁燁雙璧。掩映崑陽。昔儀秦二子之縱橫也。西秦六國。分符而相。張長史與顏魯公。同學正書。知不可敵。退而悟舞劍負薪之法。爲草聖。以名世。龍德在中國。猶龍公出函關之流沙。所謂日月不並生。兩賢豈相見也。今無非畫浙水而伯。爾有兄弟。畫泖水而伯。而詩名熾然。皆能樹奇于兩國。而各不相掩。三君子。其亦有古人之心也夫。

戴元鎮詩敘

戴元鎮既成進士。天子賜休沐歸。爲謝一切郡國守相。及賓客之羔雁。乃從修竹岡下。發其故所埋詩草。手理之。其門閭寂如給孤園。而其據梧詠歌之聲。遠與浦上濤相韻也。業成貽書陳子。使爲序。余惟元鎮之道昌矣。顧何取于山澤之言。而強以糠粃前導哉。甚矣元鎮之好奇也。廣南之人孔雀以爲腊。鸚鵡以爲膾。而獨烹蒲菹。菡笋以供客。仙人道士高冠。我我長劍。陸離而不能舍。芙蓉之佩。薜荔之裳。甚矣元

鎮之好奇也將無類是歟。元鎮爲諸生時其志已在千古象緯以前。鴻寶以後皆朝暎而暮漁之時。一奏韻語秘不示人。第形與影賡和而已。而顧獨暱余甚。以是益發余以枕中之奇。余讀之松風度而孤雀鳴也。酣者破章邯。而靜者入淮蔡也。雍雍肅肅。蘧伯玉之車音。而孫真人之嘯聲也。疎疎莽莽。灌壇之風雨。而峨眉泰岱之積雪也。君之技何以遂至此。元鎮負經世之畧而多遺世之志。其名落風塵馬蹄間。而其夢長在江鷗野鹿之外。即使啞無一言。故大曆詩格中人也。况悠然矢天籟而吐清商乎哉。元鎮未遇時。嘗乞崇明一塊土。爲博士弟子師。胸中感慨犖落之氣。悉付波臣滌之。已復挾其所謂烟雲百變者。盡發于文章。而乘海之筏。遂爲浮漢之槎。今詩特君澠渤之一勺而已。元鎮孝友忠信。不言而躬行。其吏材如鯨擲鵲起。人必有能物色之者。而世顧惜君。不與三尺之藜爲恨。夫青蓮浣花。豈盡老石室間哉。且石室諸公。無不束錦。願一當戴先生。則元鎮自饒有千秋矣。

...公無不來... 夫... 文... 十... 廣... 書... 入...

汪希伯詩草

吾嘗與山中友人夜談曰。吾輩詩文無別法。但最忌
思路太熟耳。昔王元美論菘止枯易所云日新之謂
盛德。余進而笑曰。孫興公不云乎。今日之跡復陳矣
故川上之嘆。不曰來者而曰逝者。人能覺逝者為窠
舊。為糟粕。而肯戀戀于已。嚇之腐鼠。不靈之芻狗。為
哉。天馬拋棧。神鷹掣鞵。英雄輕故鄉。聖人無死地。彼
于向來熟處。步步求離。刻刻不住。此謂真解脫。此謂
真喜捨。此謂日知其所無。右軍萬字各異。杜少陵千

首詩無一雷同。是兩公者。非特他人路不由。即自己思路亦一往不再往。嘻。此吾所以重賞于希伯也。汪希伯新安名家。客華亭爲寓公。杜門苦吟。其思路甚異衆人。近者使之遠。夷者使之險。淡者使之雋。蓋詩道之至新也。新則變。變則傳。何疑。若夫穿天心射月。脇騰玉價走珠聲。人與骨皆已朽矣。我希伯能之而能不爲者也。

姚叔信詩集敘

余讀青峩居士詩。旣已敘而傳之。居士姚叔信先生之玄孫也。已欲訪讀叔信先生集。其孫爾肅出之。襲錦中。爲一奏余。始知姚氏子孫之騷雅。蓋自叔信始。叔信當時倡和者。皇甫子循。豐存禮。周公瑕。文休承。吳少君。五六人。此一時詩壇老者宿也。先生與子循輩皆已物化。其碩果不食者。僅一金華吳少君在。少君如病猿驚雀。不與世相馴。而少年走名之士。喜僻躡朱門。亦遂不復物色之。今支離蕭寺旁。與破瓢短

杖相語而已。少君每謂余秀水有姚叔信者真詩人也。今老死其人不可得。余聞少君語退而按其詩。清真恬和。溫雋安雅。蓋唐人之矩矱哉。三唐姚氏最以詩名者。惟姚合與鵠而已。以合之間居二十首。鵠之綿州諸篇。置叔信集中莫辨也。叔信掩抑藏匿。不肯噪目前。區區尺寸之名。至爾肅出始能名姚氏一家言。人之不可無子孫如此。吳少君無子而鬚髮尚無恙。錢茂穀趙汝師尚能梓其詩以傳。如周公瑕八十而後無聞。度生平著作非并入筆冢。便作太山無字碑矣。可嘆哉。余以是益重爾肅之能不亡其祖也。爲敘之以告詩人之有後者。

顧仲方詩敘

昔人論詩。最以詠物爲難。非胸富五車。不能驅使。非識超三昧。不能剪裁。非巧手終輪射鵰。非肖形反慚。畫虎此其解在。有意無意之際。若離若合之間。求之菀林。得仲方顧先生焉。先生吾鄉之禮樂名家也。生平嗜文史。癖泉石。其絢歲聲。已籍籍。晚益名噪都下。所著有蘭玉稿。筆花樓新詞。公卿士大夫得其片言。無不以爲青鳳毛。白狐腋也。先生以乙未奉簡書餉。邊出入諸將軍戰壘。及胡沙宿莽中。黃雲凍月。落落

馬上爲一聽蘆葉。醉葡萄而歸。歸買解艇。順河流南下途。次寂寞。因于叩舷之暇。賦詩以消客况。不一月而得百篇。黃頭奴驚問蓬底五色雲起。則先生之咏物諸什在也。先生嘗以示余。余讀之。綺不傷質。艷不傷骨。巧不傷氣。奇不傷格。可謂斲輪之妙技。拔俗之兼才乎。蓋君家顧氏代有異人。而先生猶能總領大雅冠冕東南。其結爲名園。饒綺閣古木。及烟雲之勝。則辟疆遜麗。老筆酣勁。前無古人。則虎頭遜奇。四方名賢至者。爲下榻投轄。日相與焚香煎茶。摩挲鼎彝。金石以爲快。則阿瑛避俠。今天下雅道寥寥矣。仲方者。豈非一代之魯靈光哉。至于咏物之作。特得先生剩餘。余故擴其生平敘之。使海內士大夫知所以重先生者。不獨讀其詩。而且以定先生之品。爲千秋人也。

文游草敘

余曠若帚菴彭君宣自大梁來排闥直入造次如平生或曰詩豪或曰節俠余熟視良久曰千尺擎天手萬丈懸河口其古之豪雋大人耶留之小飲送舟次握手不忍別余曰夜分矣公無渡河君宣指臧獲笑曰此曹皆鐵小兒善刀槩飲矢百步外取悍賊如取兔雛子無慮因長嘯而去至是遣長鬣賚風雨歸庄圖一幅文游稿寄余不覺大叫奇絕奇絕董宗伯嘗作余山山居七言律見者艷其詞之工畏其韻之險

君宜舟行不數里。茗熟不數刻。和詩遂得二十首。最敏捷。最俊爽。最天然。熨帖。皆吾兩人思路中所不到也。君宜擁侍御藏書數萬卷。栽名花數千種。往來多豪傑士大夫。傾海內交游之半。凡獻酬登眺。哂笑嘲謔。往往發之翰墨筆札間。奔逸而爲長江大河。震聾而爲飛霆走電。不雕不琢。不僻不澁。不瘦不寒。直嘔其性靈之所欲言。乃大快。以君宜才華雄傑。議論英偉。若置之緩急要津。笑揮白羽。怒裂黃麻。明目張膽。慷慨爲國家擘畫中外大慮。必能使模稜手。囁嚅翁。唯唯悚懾於楯陞之下。敢出片語相送難哉。韓魏公生平未嘗許人以膽。君宜真其人矣。君宜曰。唯唯否否。吾家牡丹。異色如斗大。秤之可得二斤許。開時遣飛騎送入山中。子先爲作詩敘寄我。時事如此。除花與詩外。勿復多言。陳子曰。卓哉君宜大有識。以識輔膽。天下事何事不辦。寧獨詩文敘其詩。同舒元興牡丹賦寄之。卽以代徵花券。

玉鴛閣詩集敘

小品卷之二十二

攜李故范少伯西子之舊游也。南湖水落，粧臺之明月猶懸。西郭烟銷，綉榻之彩雲不散。遂使當年之紅粉，幻出絕代之青城。秘枕異書，結禱名士。陽春賡和，鸞鳳鏘鏘。子夜于飛，蝴蝶栩栩。肝腸如雪，能吟柳絮之詞。志節凌霜，直擬木蘭之操。筆床茶竈，不巾櫛閉戶。潛夫寶軸，牙籤少鬚眉。下帷董子，烏銜幽夢。遠只在數尺牕紗。蛩遞秋聲，悄無言半龕燈火。手翻貝葉，十指生香。詩嗽蓮花，一塵不染。煨煉成慧心道骨，惟

知織素流黃。洗刷盡綺語艷歌。真欲惡朱奪紫。若向
公車待詔。必然金馬秘書郎。可憐洞府修文。竟作玉
皇香案吏。秦簫頓咽。范叔何堪。痛丹鉛已蝕于烏絲。
幸綠字尚縈于蛛網。是用收遺文于琬琰之上。掃人
間粉黛三千。庶幾續清韻于騷雅之餘。振古調國風
十五縱饒竇韜妻織錦。馬用文之。卽遣衛夫人吮筆。
噉其泣矣。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二終

